

冊 250
42
部 = 92

江西通志稿

第九二册

														宋		元		明		清																				
														倉、	類																									
														新	立	支	移	倉	記																					
														建	昌	軍	南	城	縣	吳	氏	社	倉	記																
														社	倉	記																								
														萍	鄉	縣	西	社	倉	記																				
														吉	安	路	惠	民	藥	局	記																			
														龍	溪	橋	記																							
														江	西	布	政	司	黃	冊	庫	修	造	記																
														永	豐	縣	社	倉	記																					
														設	立	義	倉	記																						
														明																										
														清																										
														節	備	倉	記																							
														九	江	關	建	設	倉	備	記																			
														劉	斐	俾	度																							
														劉	均																									
														許	米	熹	介																							
														鍾	劉	辰	爾	詠																						
														馮	翼	翁																								
														劉	岳	中																								
														鄧	之	屏																								
														何	香	新																								
														唐	士	龍																								
														96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唐

重修撫州公署記

唐危



當州昔為臨汝郡城在此城之北古堞猶存寶應中太守王公圓以不便於民卜遷於此然所立郡宅未叶地形景倚城西低臨水際頗更年代莫議遷移洎乾符初寰海沸騰兵寇焚焚畧無遺堵靡認餘基中和乙巳歲全諷奉詔拜官本郡傷凌夸之累政歎榛棘以經時且召伯臨人憇息只依於棠樹而謝公為郡餘閑尚築於經臺得不革故從新去彼取此既獲其形勝又叶此夸隆凡解署之中而公廳在首此際雖建立猶是權宜每視事之時或延賓之際常因目擊但蓄心期未辦增修二十年矣今則聚力於三農之際求材於千仞之林獲楠梓而皆良招郢匠而畢集是用拓開基址高建棟梁恢張而雅稱參衙壯觀而無餘法則盤勝築而成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頁

歸萬象鎮嚴城而更益三威立事立言必垂名於不朽乃積乃業冀貽美於將來豈為耳目之娛而勤土木之事者哉

修吉安府廳記

宋王炎午

吉為江右望郡公廨又諸侯所以承流宣化之地士民所以瞻仰聽政之處非遊觀謙集之所比也廢則建敝則修理之常也郡侯某公近親廳堂吏舍敝壞當修於是謀之同寅捐俸以倡官吏翕然從之亦願助焉踰月郡治一新民之觀政者見其新而不知有是役也官吏請於公曰是不可以無記公以屬其郡民前太學進士王炎午辭不獲命則言於眾曰修公廨常事也不記可公廨修而民不知不記不可修公廨以民不知而記所以警後之修公廨而擾民者吾於公之修郡治得為政之理焉得愛民之心焉黃霸之為潁川守也曰治道去泰甚夫泰固不可甚尤不可因其故而

不修謂之泰撤而新之以為民擾謂之甚霸之為政惟去泰與甚
此事立而不擾所以為漢循吏之最也公解之撤謹畏者不敢修
闡茸者不欲修曰官滿且去矣其妄作為已計者往往因一椽一
柱之壞而毀及一室毀及一室則害及萬家矣初議修郡解也官
吏咸欲新之公曰屋未傾何用撤漏者補之壞者易之是宜修盡
撤則吏撤而民勞眾曰然於是屋不盡撤而一新郡之民拜公之
賜何如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
稱其言必有中蓋改作則不免厲民仍舊貫則費約而民不病僖
公修闕宮修泮宮春秋不書而新作南門則書豈非修則為常事
作則為大役故聖人謹書之聖人之重民力如此安得不深有取
於閔子之言哉今公之用意合於閔子不戾於春秋君子學道則
愛人其知學道者與且郡廩歲一修吏得為姦公罷之上徵經匣
必輾轉逮下戶公自造之府胥常持不法撤下州縣公首禁之驛

馬戶苦點差祇待之職常賄免公定籍以次充省撤委公吏馬戶
之貧乏者籍可得奇貨公一無所取不一二日名已上皆其初政
之可稱者余故併記之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宋 朱 熹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內轉運副使吳
郡錢公某之所為而判官嘉禾邱公某毗陵尤公表之所從也豫
章為江西一都會地大物眾而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上者又不
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疢則惴
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歲不知幾何人
而有司者莫之知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芮公燁始有聞而
閔焉去之日留私錢百萬以諉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市藥物
給病者淳熙五年判官開封趙公某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買田東
關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實來而芮公已為吏部侍郎是

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亦有樂乎此也因亟
 以書來諭公則移書芮公請所留錢益以已資百三十萬買田長
 定而又創為此院延慶崇和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
 至落成若干日而就凡為門五間堂三間腋以便房中為丈室東
 庖西園左右廡各五間廡深三尋脩七尋有半中設巨榻十有八
 冬加障蔽以禦風寒暑則撤之以泄煩鬱診治有二藥石有劑其
 不可療者亦予櫬橫以葬職掌之人皆賦以祿俾供厥事又專屬
 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聘幣不以入于
 家者合之為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墅為田千有一百一畝歲
 入租為穀九百八十二斛有奇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
 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堂上既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
 章而錢公去矣二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為者而屢歎之然猶以
 院在門闕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歸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

德佛舍之廢址而遷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并得故僧田六頃又市
 鍾陵灌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斛錢五萬有奇以充
 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者多賴以全活不幸死者亦瞑目而
 無所憾焉於是臺之羣屬與郡吏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學
 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文以記予時方罷浙東常平事三復其書
 而竊有愧焉蓋崇寧之制凡安濟坊漏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
 者其有曠闕非將漕主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
 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為至出義錢以輯成之雖其
 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閔惻之深計慮之遠泯然若出於一人之
 心而乎自為之其制愈脩而愈密其惠益增而益厚於以推廣聖
 朝昭天漏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里之外其意既甚美矣而其學
 道愛人之效又足以警夫職其事而不能然者以興起之其利豈

不又甚博哉	因不復辭而為書其本末如此	既以著夫五君子之
成績而自訟以曉當世	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為終始	
十年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壞也	錢公又嘗奏免贛吉	
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	為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千九百九十有奇	兩
州之人尤歌舞之	今以祕閣脩撰知婺州事	其救饑之政亦為諸
郡最云		

上高修養濟院

宋 江 湘

夫民窮而無告者必有養此仁政先務也自并田壞王制廢細民
 窶夫始無以為養蒙袂輯屨貿貿然轉乎溝壑不知其幾千萬人
 矣有道之士相視太息怵惕惻隱雖繇內心以生然養民有政廢
 缺弗修直譚河畫餅耳奚益哉邑有安養院舊在勝果寺前歲久
 頽圯窮乏失所依寺有田在下林墾壤腴邑胥狡謀得之轉而之
 他亦有年矣淳祐改元春有以冒上來告者亟委邑佐趙君崇潔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囊圖籍量步晦定租額選浮屠氏智顯顯任洒掃之責斂穀以贍
 其徒晨薙夕燈不懈益度而又卜地寺旁辟基址剪蕪穢初安養
 院一區中為屋三間翼以兩廡挾以門屋啟閣有扉寢處有室烹
 爨有具外繚周垣總為一門易名養濟民有殘疾者孤獨者矜寡
 者居養其中祇寺租歲入幾何析三之一以贍之不足則發縣廩
 以益之且聞於臺閣俾邑增其租非取贏也將以達國家愛養之
 仁宜廣不宜隘也曩曩嘗吐舍勞而安轉餒而飽繼自今庶有瘳
 乎客有難予曰韓昌黎解排異端原道一篇至欲火書廬居而
 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則憊憊焉今子盡歸浮屠氏沃壤僅以餘租
 之入分給四民之窮豈知所先後耶子應之曰韓子之欲去異者
 思以處窮民也予之不去異端者資以養窮民也處之則有以歸
 養之則有以生一也一者何仁君子亦仁而已奚必同客曰善西
 刻其言以識寺壁高祐改元辛丑記

聖壽院記

宋蘇轍

高安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楫所不繇水有蛟蜃野
 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梗楸竹簞櫻柗茶楮民淳而無事然
 以其嶮且遠也士行之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以罪
 遷焉既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
 為愚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聞獨取郡之圖書考其風俗
 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為余之居也昔東晉太甯之間道士許遜
 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符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
 道士比他州為多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馬祖興
 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黃檗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
 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
 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
 兼而有之余既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
 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五頁

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倪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
 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
 嶮遠之不為予安而流徙之不為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
 十里者遠數百里皆非予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
 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
 禪師聽其言覺覺不勸郡人有吳智誦者治生有餘孰盡之於佛
 既為僧舍之後室又為聰治其法堂極壯麗凡材斲金漆皆具於
 智誦堂成聰以予遊之亟也求予為記予亦喜聰之能以法助予
 也遂為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登春館記

宋杜東

嘉定七年秋甯都明府廖益仲以邑事餘閒訪古遺跡得古魚鱉
 臺之址於明覺院之東北隅臺處阜巔四面廣袤皆四大獨立而
 無朋居高而不峻政與縣治對旁則古木灌藤交絡茂密下則蒿
 艾鱗差月乃盡到乃取圃之廢亭屋焉益仲之治邑不敢求一

身之安而思規久遠之利不但為吾邑之慮而其相賓旅之居既
 有梅川之華驛又葺過軒之別館八年秋臺榭復創廳事堂舍名
 以登春以待客之杏至者用心至而與人亦盡矣余嘗俱益仲登
 臺而望之秋深風高木鳴策策舉酒賦詩日暝而返願時墨朱之
 贖蠅集左右秉燭續日力且不给念安得一過客留三日徘徊詩
 酒間拳拳然不忍使之去此其氣誼何可量哉跋跋道路寒村敗
 舍百需不獲宵驚晨樓而來此即安尚無忘廖君之德十月己酉

新城縣署記

宋 陳孔休

按雍正通志作陳孔林查新城縣志作孔休今從之
 建昌居江西上游本撫州南城縣治太平興國二年始賜今額
 唐縣志文作本撫州南城縣治太平興國二年始賜今額
 互數百里戶主客餘四十萬東控引閩粵南當汀虔要道其山麻

姑其浸盱水地靈山秀故士君子敏而好學文而有禮其細民則
 未免健訟喜爭租賦不時盜賊繼作前此令於兩邑者質明視事
 夜分乃罷尚或不給繼以病去時豈特細民之罪耶叅稽成周之
 制大國一圻小國一同漢法萬戶以上為令不滿萬戶為長聞之
 父老自崇寧迨宣和郡守部使者論列于朝用唐武德故事分地
 建邑屢寢不報上即位十有三載知軍事汪公待舉視民由己毅
 然自任條析利害益加詳切於是安撫使李公綱轉運使逢公汝
 霖徐公霖合詞奏請上惻然許之按新城縣志文作知軍事汪
 安撫使臣李綱轉運使臣逢汝霖合奏曰臣等所審益詳於是一
 路伏覲本路建昌軍南豐兩縣繁劇為最非各派一縣則難
 盜督相許息命有司分南城縣上五鄉就黎灘鎮建新城縣制下
 郡選能吏庀材經始以右從事郎南城縣丞趙公輔攝令事公初
 至登進士與民喻以聖天子惻怛至意咸相率服聽教令恐後越
 明年正月被旨即贛而主簿兼縣丞陳公紹復縣尉主公辨銜命

江西興寧縣志

嗣事協理贊畫政益大和先是公寓治僧舍未忍以興建勞民一
 旦父老私竊嘆曰吾儕小人且有闔廬以庇風雨今天幸惠仁候
 為吾屬父母而暴露偃薄我則人非即相與奔走竭蹶趨事伐材
 于山運石于壑陶瓦于竈絡繹交獻未幾而堂寢門廡犴犴倉庫
 與夫羣吏之舍宴處之室無不畢備高明壯觀足稱子男邦君之
 居而五鄉之人以事至者望其門即其庭仰瞻堂陛之崇峻肅然
 愈加畏服不敢為非義嗚呼孰謂斯民不可化而德不足以感人
 也哉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有德者神且勞之而況于人乎雖
 然天下之事成之難未若造端為尤難也是縣之立利害曉然可
 見而郡守部使者論列且二十年非吾君吾相留意先務而我公
 又專以惠化鼓舞斯民而得其心則安得以攘剔荆棘曾未數載
 而邑無屢空餘糧樓畝盜賊不禁而息租賦不督而辦如古循吏

江西通志 博物信 稿紙

人莫究其施設而自化也孔休以進士與被鄉舉將試禮闈公不
 我愚見命為記孔休義不敢辭因為述其本末若夫山川之勝屢
 聞之美則畧而不道道其可為後世法者使有考焉

吉州通判廳記

宋周必大

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
 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軾下與主簿同
 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
 政事罕嘗與聞邦國不空之謠宜其寥寥也藝祖皇帝繼五代擾
 攘藩鎮跋扈兵強民弱治少亂多之後首置諸州通判又詔凡公
 事非守倅僉議連書勿行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
 徧天下嗚呼盛哉吉大州也其為貳則在唐顏魯公以謫至本朝
 向文簡公以德選其他名賢炳炳相望嘉泰二年五月朝請大夫

其本立矣	朝遣後人	敬焉其東	之今君思	以老諄荒	祖父母之	士民懷德	公大父秦	其可乎是	儲庭下君	于有政見	開封鄭臨
矣因土木	以安得之	有風月軒	一日之算	唐為解抑	側今七十	固請家焉	國公以宣	月庚申亟	問緩故則	謂明敏初	實來適二
工而紀歲	交修郡政	又關西偏	破拘學之	讀術詩美	有五年兼	舊廳載新	和七年春	僱工歲事	曰卜未利	敏初升廳	千石缺併
月某請書	惠此千里	以相映帶	義得其時	文公營宮	燕楚之城	是宣為記	居是官嘗	七月乙巳	也君曰覆	則支傾朽	縮郡組其
其末云	仰稱藝祖	得其制也	也用成材	室曰得其	社置桑梓	某追思始	行州事踰	落成檢題	壓之不虞	折懼將壓	家世之盛
	設官之美	自是入儀	依舊貫加	時制百姓	之恭敬安	始能言侍	四考乃得	名記示某	陰陽之是	焉竹木瓦	仕學之優
	意天	顯	說	於	敢	親	代	曰	拘	幸	施

蒙川館記 節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張弼

宋之季世有蒙川先生劉黻字聲伯者為太學生時劾丁大全之奸安置南安軍乃接濂洛精切之語輯濂洛論語又有問梅集蒙川集其學一以濂洛為主及起而任御史為侍郎尚書言論正大剴切足濟當時可謂不負所學者雖時不之用垂訓亦遠矣及宋將航海委身與陳宜中俱至羅浮病卒而家死於海信其以身任道非當世之苟祿偷生輩可擬也南安之東山有泉正易所謂山下出泉先生豈因之而為號耶豈其家在永嘉之雁蕩別有所因耶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志亦可見矣弼遂屋於其上題曰蒙川館以旌先生之跡館之前繚以垣垣之門題曰半山亭枕橋橋橫澗下自東山佳處上至寺之花雨樓磴道盤紆正及其半秀樹奇卉泉聲為韻四時朝暮不可名狀有精郭景純之術者曰館正山之勝處故又以此表之雖然特以先生之正道謹言委身家以殉國耳若山之勝殆何處無之耶或曰半山之名同於王安石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之字將為人所嗤詆此不然嗤詆安石正所以崇先生之道也但
 世冒濂溪之名而惜其道高者垂刺下迂遇將若為先生之辱耳
 然則豈偽優孟而併偽孫叔敖耶顧吾之為者真偽何如也遂書
 於館之壁以記之而先生之祀則與劉安世諸公同享於寓賢祠
 矣

贛州新建巡撫院記

明何喬新

皇帝即位之七年汀贛盜汎合為寇其始甚微郡縣有司無遠畏
 不怠逐捕其勢寔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
 劫富室燔民居掠帝藏殺官軍閉然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
 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勦其南則竄於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鄧某
 暨巡按監察御史布按三司議以為盜之未平由政令不一而鄰
 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副
 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乃合辭以聞皇帝俞其請爰命大

江西興物館

臣慎選方岳重臣有牧民御眾之才者得廣東左布政使全公澤
 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巡撫江西兼督閩廣湖湘之地置司
 於贛而副江西之南安贛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惠州
 南雄湖廣之郴州隸焉四省三司皆聽節制賜之璽書許以便宜
 行事公既至贛而贛舊無巡撫治所乃請於朝命副使談君俊參
 議李君魁鈞校府庫羨財市材僦匠即贛城中擇地營之前後堂
 五間穿堂兩廊大門儀門各若干間東左寢室又東則建賞功
 所大門之外立撫安鎮靜二坊屏牆之南又立三司廳以為巡
 守兵備會議白事之所經始於弘治八年十月落成於明年閏三
 月穿堂峻宇高閣崇墉規制壯麗他鎮所未有也凡政令之布賞
 罰之施皆在此諸帥出兵受律獻誠亦在此郡縣百司政有弛張
 亦必至此白之而後敢罷行焉而贛遂為重鎮公既莅政盜遁奸
 革兵民以安既而廣東守臣謂韶州地險民獷且於湖患為近宜

以	隸	公	朝	議	皆	以	為	然	遂	以	韶	州	屬	公	所	轄	公	以	賴	有	巡	撫	院	實
自	今	始	以	書	屬	喬	新	記	之	竊	惟	自	昔	帝	王	疆	理	字	內	固	貴	乎	任	用
得	其	人	然	亦	必	政	令	出	於	一	昔	漢	有	西	羌	之	警	命	趙	充	國	出	鎮	雖
強	悍	如	辛	武	賢	者	不	得	撓	其	策	未	有	西	蜀	之	變	命	張	詠	出	乎	雖	驕
貴	如	王	繼	思	者	不	敢	拂	其	言	此	二	公	所	以	能	成	功	也	夫	以	數	郡	之
地	分	為	四	省	政	令	不	一	心	力	不	齊	安	能	成	功	乎	聖	天	子	納	用	羣	策
舉	而	付	之	於	公	自	東	徂	西	延	袤	數	千	餘	里	皆	受	節	制	廟	謨	宏	且	遠
矣	今	公	祇	奉	綸	音	以	節	鉞	鎮	茲	要	地	朝	下	一	檄	而	諸	蕃	奔	走	恐	後
夕	馳	一	使	而	列	閫	固	敢	差	池	異	時	羣	盜	屏	息	四	境	晏	然	豐	功	偉	烈
銘	彝	尚	而	垂	竹	帛	豈	直	追	蹤	趙	張	二	公	而	已	哉	公	字	德	潤	由	名	進
士	敦	歷	中	外	所	至	有	賢	聲	所	謂	有	牧	民	御	眾	之	才	者	公	真	其	人	也
遂	為	之	記																					

綿江公館記

明董越

江西會館物信

古二千石行部察吏必有止宿之所今之府館是也夫以千里之地統於守佐於資弼於推而贊於幕簿書期會必以程官吏康貪必以察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皆所當知欲坐而理得手况大山長谷在巔為多邑雖隸郡動違數百里非中州郡縣朝夕至可此也瑞金地接閩汀在屬邑最稱僻遠前此首佐行部皆寓僧舍歲壬辰資守河南程君乃闢廢郵故址且購民地肇創之其地東西袤七丈南北延十一丈其居前廳事後燕寢門廡庖福以次而有堂前後以間計者六廡以間計者十二門如堂之半始事於某月至某月告成相其事者邑令鄭君翼前後以行部至者得攸茅焉可謂知所當務者矣君今以九載滿秩去姑蘇顧君鏞來為是縣詢諸故老知為創於程君前後顧瞻以是役之成良非易事不嗣而葺吾之責也乃以政治之餘料檢在公餘費就其幾廢者

修之不足者補之益疎漏以陶瓦飾垣墉以黝堊復慮後人或
其所自也遂走書請余為記嗟夫程君何為而得此於人哉蓋
君為性實直剛方不然則怨讟興矣程君何為而得此於人哉
蓋君為性實直剛方不激不訥而遇事明決故出言而人信之
是役也費皆出於贖刑禮勸工則概於閒民轉移民但見其成
而不見其哀取役使之及己此其所以來人之去思而啟顧君
之歎慕也王黃州竹樓記嘗歎其數年之間奔走不暇而以嗣
葺望於後人在程君則誠然矣而顧君方以牛刀試其小邑使
日或以九載陟明或以不次遷擢則為後人者甯不思程君創
始而同顧君之用心哉庸記以俟

琴江公館記

明董越

今藩臬之於郡縣皆有分司獨即行縣無之者蓋闕典也闕而補
之可矣然必以力以財顧安所出乎曰民而已民困且弊而欲為

之是誠非知所當務者使為之而財不費民不勞亦何憚而不為
乎雖然亦視其人何如爾石城舊無公館郡吏至多就城隍廟西
一室以居前人嘗欲改為顧時有未可成化壬辰賚守程君以行
部至乃謀易之時人和歲豐邑且無事議謀一協庶民子來旬月
之間財力悉具君慮速成全美或為民病也乃獨新其廳事越明
年癸巳燕寢門廡之制始具焉於戲君之知所緩急始此不謂其
人可乎自君之創今又八年塗墍垣墉不無非舊邑令三山吳君
慨念成績次第修飾之今規制煥然無復遺漏猶慮後人或昧所
自而莫之嗣葺也乃走書徵予為記予嘗獲泛觀今之吏於民者
矣棘欲者病民玩愒者廢事然而無是二者則又多涉疑畏過所
當為輒諉曰勞民傷財在所不敢是誠不敢也然不有聖賢之經
訓在乎夫長府之改不必改也南門之作不當作也然作臺而民
悅之修泮而民頌之古之人亦未嘗全不用民者文王固不敢當

也魯僖之事獨不可幾乎今之二千石古之諸侯秩也佐諸侯之
亞也昔人謂郛之於州猶州之於縣今郛之尊禮藩臬既若是其
重矣而縣之視郛乃獨使之不得安所止於義得乎此程君之舉
所以無過而來吳君之嗣葺宜也說者猶謂作臺興學與此不同
予曰不然夫臺成固所以察災祥學修亦所以興教化然今百里
之地能無災祥可察乎教化可興乎若必以此為厲民則是漢儒
所謂召伯心恐煩民故爰於甘棠之下者溯古及今宜無如是之
鑿也程君名鶴字大鴻河南鄆陵人以賢科發身稱廉能於賴者
九載吳君名文瑞福清人問學早得師承異乎俗吏是皆有可書
者故併書使刻焉館之規制丈尺與時之共事者則具列碑陰

創南昌縣正街記

明 萬 泰

南昌古豫章輔邑也漢治東郭一舍故夷後利居章室武陽徙治
今章以之涌地故卑濕永樂初分封寧獻王居藩司乃居藩司於

江西 省 地 物 志 萬 泰

府基而居府於南邑之故基又居南昌治稅課司之基與新建南
北盡土而分隸焉然衙宇西嶺章以巨浸湯湯東廢寧藩崇岡言
言既又為藩所蝕居其私人危垣重閣迨於今猶木妖後也以其
故地汚下二百年來懸峻者鄙樓榭容膝間只夕安豈復有攸躋
攸寧之度哉史故傳舍衙宇衙宇亦復傳舍史以其故室極激隘
居者數不利萬歷丙戌姑蘇何侯以稍良異尋調而矣於野天久
陰雨以漲暴瀉而汗下激隘者嘗不可逆粟而托膝焉乃白大府
范公中丞陳公直指孫公履百舍不足乃市公府閒居以茲之又
不足乃捐俸四十舍併益之不一月成之矣正室五楹崇視公堂
博稱之東為思過軒三楹西為報本軒一楹川堂三架外建贊賢
館三楹景哲堂三楹以祀漢以來賢令者雖新舊雜治之其質皆
新創也始事於丙戌十二月落成於丁亥二月而規模宏遠矣明
年水明年戊子又大水侯陸行乘輿泥濘幾橫水行乘舟濤浪淵

游瘵疾眼微載粟里圩與我父老幾只夕之命者踰三載什九在
 外什一在內而高明奕墳者又不得久藉而托處焉頃之高啟乃
 登於是陸之民號侯曰我陸人樂也游游而父母何苦水之民號
 侯曰我水人生也競競而父母何病蓋至是侯有寧宇矣乃求余
 文而紀其事余嘗讀書至治蒲者入其境田野闢入其邑道路平
 入其郭公宇修明觀政有猶以為有三善焉而况仍之以巨浸連
 之以海荒黜官所為重足而傍徨室家所為反袂而徜徉者也侯
 國上之將天子休命次之興舉稱大吏意指下之彌縫百姓之大
 難而匡救其災而又令退食委蛇婦子寧止蓋其氣浩故能先民
 而後身其才裕故能時絀而舉羸其神定故能形勞而心逸異日
 有持其中軸將外安有如此邑內寧有如此室矣余著之於紙後
 未者得覽鏡焉

重建廣信府治廳事記

明葉鏗

信故為州為路入明始改為廣信府其府治則肇於洪武初太守
 王公範之鼎建嗣是則金公鏡王公翰陳公廷建相繼增新拓故
 規制大備嘉靖壬戌年適罹鬱攸之災雖兩廡史廡僅存而前後
 廳事則皆燬明年郡侯近山王公以水部正郎來莅郡事觀茲故
 址慨然興嗟曰茲政事之堂也雖時強舉羸庸可緩乎乃謀之同
 寅僉以為然於是節縮浮費鳩材庀工伐木於山填甃於野役民
 於隙不加賦不瘠肥民用不擾未幾而工事就緒銀始於癸亥年
 八月落成於甲子年四月甫堂後宇左庫右署煥然政觀矣乃謀
 磨石以紀歲月屬予志之會予以秩滿南還適觀厥成不敢以不
 文辭謹按信之為郡乃吳楚閩越之交實要區也其山川之奇特
 豁谷之觀深秀實甲於諸郡北枕靈山南擁金屏東聳懷玉西引
 鸞湖而冰玉諸溪環漚停瀾如縠如帶昔人謂地上於鏡俗美於

江西會館物館 稿紙

廣良非虛語。府治適當山水之中，形勝為最。後後茲茲土者，率多
元夫，無人聲稱。位望炳然於時，其流芳於史冊，膾炙於口，碑者後
先相望，謂非山川之教士民之祐與？予聞在昔，民風儉樸，勤生野
人，至有白首不識城市者，而士大夫雅以清議為重，至若侈靡器
訟之風，淳薄之習，俗羣恥之，稍為近古。今則寔異於昔矣。此導之
概，願不賴於上，與郡侯王公，豈弟宜民，不激不隨，而下車之初，首
軫民隱，政先急務，類如此。二三君子，又盡東南之美，夫非更新之
會乎？是則皆可紀者。王公名陳策，字思董，泰州人。武守王公名時
宗瑞，夫同安人。通守胡公晚，名家，東白，績溪人。推府李公名儀，湖
寧人。明卿，新水人。其與勞於斯役者，則於法得者，因備錄之，以紀其
成云。

改建撫院署記

一作江蘇改建江蘇院記

明 羅欽順

嘉靖十七年十有二月甲寅望，江西改建行都察院成，維時右副

都御史浦南胡公賢奉璽書撫臨茲地，文武僚屬遂以是日奉迎
祭戟奠厥攸居，百度一新，輿情感悅。於是左布政使夏君邦謨按
察使尹君嗣忠都指揮僉事張君鯨與諸同官合謀宜有紀述以
垂久遠，乃以書來告曰：江西會城舊有行都察院三所，其一乃正
統間所建，後為鎮守太監府，其一成化間所建，遭逆濠之亂而廢，
其一乃正德末年所建，今為巡按御史察院，嘉靖初嘗罷撫臣不
遣，既而復置，則前政所居。御史奉有成命矣。時鎮守已革，因即其
府為行院居之，爰及今年，而鎮守亦復，邦謨等初聞報見公，亟請
所處，公曰：府為鎮守舊物，且嘗經奏請不可更，昔人之所廢者，其
必有見無庸復外，此將無善地乎？僉曰：提學之署高平而顯，故且
當藩臬之中，將圖改建，地無善於此者。署北尚多隙地，移其署而
置之稍北，亦罔弗宜。公曰：善，乃興事，以七月十一日為屋，凡百餘
間，左堂右寢，堂以聽政，前後皆五間，中為川堂，其前為儀門，亦五
間，又前為大門，間殺其二，列卒之廡，間十六，居吏之舍，間十三，櫺
參之舍，間七，皆附於堂，寢以宴息，前後亦皆五間，中為甬榭，扈福

庫廡合十五間皆附於寢其前作亭一區以待賓客大門之內有
 土神之祠外臨通衢表以綽楔中左右各一三司之暫憇有館凡
 諸屬吏來候進止者皆有所庇之廬體勢崇嚴品式具備所用木
 石瓦甃葺鐵竹葦丹漆之類費金凡二千五百有奇人夫匠作為
 力凡二萬一千有奇金取諸贖刑之餘力均諸里役與卒之美者
 公明無遺照指授規畫動通幾宜故歷日僅百五十有奇遂克臻
 於完美投鉅而費省功倍而民不勞此則今茲叔造之大凡也願
 得一言以鐫諸石庶永有徵先生宜勿拒欽順不敏竊觀公之
 是舉有三善焉其待物也公其決幾也果其用財也節蓋凡彌綸
 庶務鮮不由此是宜風紀振肅大小歸心嘉績之成如種斯穫其
 於聖主倚任之重諒無負哉諸君子謀議克諧贊襄有恪者所以
 為一方久遠之計協恭之美又於是乎在皆所宜書公名岳守仲
 申華亭人浦南其別號也

江西會通物類稿紙

新修嶺北道署記

明 歐陽鵬

江以西按察分司五道南嶺廣嶺之北也故分司稱嶺北道道之
 治在屬縣皆有建而信豐獨以盜擾弗葺且隘宏治初元朝廷勅
 按察司副使滇南張公來守備且領道事公以威德覃敷吏民畏
 懷於時縣令倪俊亦始視事思舉百廢乃以建修為請公曰爾民
 方如師旅以吾訊囚折楮為費乃即買地展基市
 材鳩工不日以完翼然煥然足稱君子之攸躋也時予過焉倪請
 言以紀乃敢不遜而言曰今之按察古監司也監司繩百職而百
 職臨軍民軍民不得其所百職之過也百職敢肆監司之過也今
 朝廷為民得賢於張公而倪輩善承之上令而下不敢肆民之蒙
 福何如也尚願斯建千年不朽而凡臨其上者威德如一承其下
 者常匪懈焉斯軍民之蒙被也宜哉是為之記

清	江西督糧道	著改門記	清	高	現
國計	要切於糧務	官民甚重	於關防	我皇上	加意勤精
溥海	內外視同	凡席回已	大臣法小	臣廉百官	得莫宜
序矣	雍正七年	七月吏部	行文以番	司為一省	承流宣化
出納	錢糧甄別	賢否責任	尤重宜照	稟司衙門	例一體封
江西	即日奉行	而督糧道	著舊在布	政司衙門	之內本右
奉裁	驛驛其著	歷有年所	矣今布政	使奉文開	防而糧道
徵增	之責江西	木存登場	早晚不同	十三府	七十八州
建不	一飛書徵	各持等批	驗晨夕不	違若仍前	與布政司
入是	封鎖開防	之義不符	而清務戎	有無也	就以前年
信知	府奉持簡	世任督糧	道及飛門	之外大門	之內稍右

以柵欄為以同垣筑石為路重門深進工匠之校木植磚石丹墀
 之甬若同捐卷廉凡二百四十餘金興工於七年十月初十日
 二十日大日告竣伏念統世受恩國先大夫奇學江西婺源在人心
 近五十年學士縉紳猶能取習傳誦思慕無已就前之止廣信奉
 諸皇訓蒙皇上召見天語諄諄勅以潔身奉職就敢不夙夜勤慎
 又忠又孝以仰承皇上教育之恩無敢稍越以道先大夫餘憾受
 任以來恪遵上憲明飭督率州縣一切借務循規守收執事諸弊
 禁革靡遺每歲二月送禮過淮幸無缺克依供職不敢言勞屢
 蒙邀恩歲叙九年五月又蒙九題兼巡南昌撫卅建昌南昌撫卅
 建昌三府從此督糧道者兼有地方之責矣皆出皇上不次隆恩
 上憲獎勵作養至意謹附識於此夫衙署關防設飭官方之要道
 也小心殫力臣子奉職之常分也宣統年月用盡亦久以示勿忘
 是為記

清

新建江西都察院公署記

清 熊文舉

今上順治九年歲在壬辰少司馬大中丞蔡公以特簡開府江西
閱兩年政治肅清賦蠲而核吏潔而和兵整而恬民安而阜上下
雍睦四境喁喁山高水深陶然化國先是都察院有公署疊經變
亂為且相仍等於蓬廬莫之葺治大中丞至或易紳士之居鼓角
雖嚴規模不文公見之曰是柏臺也總持風紀貞紀官僚皆於是
乎在何至涼陋若此會江西嬰錯沓衆詣衆鳩集公目拮据其勞
吏治民隱不暇甲午春公始率藩臬諸大夫都邑有司戎幕恭佐
相度舊行臺升高望遠俯勝則奇微其雍蔽泮其菲陋廓其湫隘
規方審勢一切鼎而新之有門將將有堂翼翼堂之後有川堂有
燕寢計再重備極高明整潔後有樓巍然故歎悲欄四眺攬賜無

遺旁及射圃庖馮之所罔不同隆外而事神寅賓之堂俱歸妥肅
計所用木石竹葦甃鐵丹漆反雀幕人夫匠作等約費金數十有
奇皆公自捐俸薪贖金纖毫不擾於民間負擔不呼之力使公復
指示有方區畫有緒故為時僅百有餘日遂臻厥成壯哉觀也不
按蓋嘗游覽縱步而歎大中丞之為此也有四美焉以言乎天時
則適當營建之候湖東西巨孽就珍七八年逋賦全蠲材鼓無驚
謳歌載道以言乎地利剏舊既當藩臬之中新復闢四道之路後屏
不苦於局促兩翼遼覺其檐如以言乎物曲則美材在遠而畢集
文石擇近而成齊捷若神翰敏如風楫以言乎人情共履冒乎仁
天賦瞻依於德宇無煩藝藝爭效探陳夫君子一舉事而四美俱
備是不惟可法兼亦可傳吾慶江右之民公且將盡納之春臺登
之衽席是使也公不獨享其收躋攸寧而與江民共適於美輪美

與	吾	見	堂	階	之	下	其	願	拊	兒	脫	而	祝	為	壽	者	恨	不	踵	相	接	也	諸	藩
果	大	夫	郡	邑	有	司	粟	公	法	極	奉	公	憲	度	登	斯	堂	也	蓋	為	府	廳	成	之
深	深	焉	夫	吏	治	清	民	生	安	公	本	此	以	制	作	經	營	實	垂	不	朽	又	舉	邦
此	斐	鴻	歡	同	賀	燕	以	泰	戎	趙	君	業	隆	遵	夏	斯	役	請	文	錫	石	因	不	揣
真	都	樂	得	次	第	而	紀	載	之	蔡	公	名	士	英	連	東	錦	州	人	以	都	察	院	協
理	院	奉	友	副	都	御	史	洪	兵	部	右	侍	郎	都	察	院	左	副	都	御	史	巡	撫	江

巡撫行臺題名記

清 宋 榮

司馬溫公作諫院題名記有曰某也忠某也任某也直某也詐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數之可不畏哉是知題名者所以誌景行垂警戒非徒侈名氏於豐碑也巡撫都御史於明宣德間始有專崇江西行臺題名凡有二自宣公諫以下六十六人為一石則有見蘇林公為之記並以夏公良心十七人為一石則夏公自為之記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而 本朝諸賢嗣焉未備也余稽之誌載詳其將里自李公翔鳳至不位華止凡十五人勒之貞珉列於聽事之左歷觀前載自津官之始終明之世合八十餘人其間如韓襄毅林貞肅孫忠烈王文成諸公或臨難不苟或平大亂皆忠貞果毅事業彪炳至今猶在人耳目餘則或存或亡有知有不知者矣我 國家應運龍興今天子繼體立極凡大臣秉鉞而來者靡不推誠置腹假以便宜共一時治狀父老類能道之茲可無述余之前即今大司農福山王公莅事南旬有四日隨遷閩浙總制而去然其夙歲峻整宏綱畢舉余一循其成法而酌以時宜略如撫益夙夜兢兢三載於茲矣夫觀在事之歲時考政事之得失則其之人賢不肖可坐而得矣且三復司馬公之言尤畏夫後人指名而數之也敢不勉哉

重建蒙川館記

清游紹安

蒙川館不知湮於何年山長黃思亭尋遺址謂真覺寺前坡之過
 路亭有石金剛者是率弟子修葺願館額並系以詩紀告丁卯構
 正氣樓或邑廩生劉斯來奮然起曰斯樓斯館皆東海張公為聲
 伯先生作也樓既聿新館焉可仍舊且與金剛相次類僧伽宇乎
 於是立筆石像於寺廟亭之垣墉改砌而聖崇亭之楹棟易架而
 高大為憲為牖門戶階凡以整以治磨牙飛咏地面平鋪別於左
 側葺闢山徑介然成路向為樵牧野老蒼童雜畜之區今則濟濟
 冠服靜觀泉而自得也向為縹緲香花道場梵音具語今則几
 榻修列坐嘯行吟想當年輯論語門諸集依稀如聞見也館也而
 亭亭也而館矣劉生斯舉可謂知務其費錢如十緡生非以錢市
 名何必問生所費數雖然境內當興舉者獨蒙川館哉有心者每
 憾繼於力有力者又肯獨劉生哉或謂生為前司寇雪臺公文派
 東山有別業故爾余曰其然雪臺昌明正學開梅國書院上接道

源大有功於學者

一九

源大有功於學者結衣殿後不其然乎為草數行即命生男好德
 書之丁卯歲端陽節日古閣游紹安記

題歸去來館

清樓儼

朱子評靖節先生謂是明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象山陸氏則
 以為有志於吾道合之昭明頑廉懦立之論可見南山米菊自是
 春風沂水襟懷要不徒以歸去來兮自潔其身而已也朱子有題
 醉石歸去來館詩或云館即朱子所築當是時有為君築茅屋句
 耳而今已化為禪房花木矣靖節喬孫企大太史訪之庵僧購為
 別業夫太史為文學侍從之臣豈斤斤以歸去來為志哉要亦祖
 德可述而朱子過化存神之地不可沒也記不云乎君子不願乎
 其外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故歸去來兮因物付物正是聖門學術
 太史將以此為講學乎其亦象山之流風而白沙定山之同心也
 夫

改修貢院號舍記

貢院在東湖之東舍屋卑狹士之試者擁觸其首雨霖其膝屋覆
石瓦漏者居半舍中長巷地為堊泥每遇秋雨淨潔隘足舍尾廁
屋雨之日炙其臭甚遠東湖納一城之污而羣賢為飲且潦盛之
年其水漫入圍西場舍者深軌及及號舍總數第如額而已故過
皇恩庶額加錄遺才粹增虛席棚號千餘座夜不得卧雨不能蓋
一人謫出百人座驚凡此皆多士所苦也嘉慶辛亥元撫江西江
西紳士領修改之於是擬買院東牆外地基展地增舍若干號東
西場舊屋咸撤之改建高寬且深首復掘湖土增培舍基舍高而
湖濱蓋兩得之舍屋之棟盡覆以瓦舍巷柱石為路舍尾改造廁
室以穴遠流其穢於屋之外加鑿廢井三十有二以供飲汲圍內
縱橫通道皆易以石棘牆外東南之路亦培湖土高之且加石焉
自今伊始庶幾多士得居爽塏專心於文恬坐臥而遠疾病此其
所樂也工用白金數萬為者內外紳士所輸而在首紳士實鳩之

江西省通志館稿識

非象義之積為克舉事非有所勸為克歲事經始於二十
年十月越二十一年七月成元與學使王少宰暨僚屬紳士樂
觀而共落之四顧煥然氣象一新不其偉歟今而後文輝道遠科
名之盛當更有翔乎文運者爰誌紳士之請記其事之本末且備
書鳩工捐金名氏而被之於碑

廣信校士館記

清 岳 濬

今上御極之二年濬奉命移節江右南蒞數月信州守陳世瑄
以創建校士館為請余披讀慨然興曰是誠領郡之首務也宜亟
圖之信當閩粵之衝我朝定鼎之初去兵燹未遠守茲土者輒
以保障農桑為要而課士衡文之地未及講也督學使者控臨是
邦每就廢第館之真郭數椽湫隘荒陋更非體制茲國家承平
日久廢墜舉修比戶可封人文日盛信雖山郡駸駸日上陳守三
載於茲為學校計者至周且悉屬邑如上饒廣豐弋陽相繼修葺
而書院則蕪湖懷玉鍾靈諸所凡所以培養士類者靡不漸次舉

行	刻	是	能	為	督	學	考	技	之	區	諸	生	徒	甲	乙	之	地	又	何	可	住	某	爾	西
而	不	為	之	治	乎	爰	如	其	請	一	時	郡	縣	播	紳	學	士	咸	聞	風	興	起	誠	金
勤	力	惟	恐	或	後	乃	相	地	於	郡	署	之	東	鳩	工	諏	言	以	成	其	事	是	役	也
輦	木	於	林	伐	石	於	山	聚	巧	人	梓	人	日	千	餘	指	以	斲	以	塗	不	數	月	而
工	落	成	聽	事	有	堂	角	藝	有	字	校	文	有	館	率	皆	崇	整	宏	敞	煥	然	幸	新
十	新	一	時	冠	蓋	章	維	下	及	敗	夫	輿	阜	莫	不	歡	欣	慶	幸	為	數	十	年	來
未	廓	之	規	模	於	以	具	舉	事	竣	白	余	並	丐	余	言	余	觀	是	館	之	而	觀	厥
成	也	願	其	堂	曰	觀	成	堂	余	因	之	有	厚	望	矣	江	在	為	人	文	淵	藪	天	寶
地	靈	甲	於	他	境	而	太	未	尤	為	東	南	望	鎮	屏	山	秀	盡	饒	木	澄	漪	正	官
上	應	昌	期	皇	敷	維	化	今	得	賢	守	興	育	而	鼓	舞	之	相	與	培	士	類		
振	文	教	以	規	斐	倩	之	闡	田	課	農	所	闡	尤	鉅	而	豈	類	載	酒	之	序	一	杯
觴	峇	已	哉	余	既	喜	殊	守	之	創	建	維	新	而	猶	幸	初	人	士	之	鼓	勵	勿	倦
彬	彬	蔚	起	萃	為	臺	征	之	志	也	爰	鐫	石	以	記	其	事							

瑞金縣署記

清 譚 敬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編

府州縣用古諸侯禮大門皆臺門瑞金以閣為大門為楹三次內
 曰儀門其始於唐之節度使後官寺皆冒焉為楹三左右門即漢
 之闔門三公則黃之次內曰大堂為楹五有東西廊為楹二十有
 四八房以應官八房者曰承發古都吏曰史古功曹曰戶曰屯曰
 工古戶曹曰禮古議曹曰兵古兵曹曰刑古決曹賊曹也次內曰
 宅門為楹三後漢書明帝紀云應門擊楹鼓人升堂古者惟路寢
 有堂鼓其置路門歟應門之鼓曰應鼓其應門亦置鼓歟若是則
 路門其亦置楹如鼓之應歟諸侯其以雉門路門應楹與鼓歟鐵
 磬即方響南齊代鐘以記漏漏五夜二十五與故名點次內曰二
 堂為楹五有東西廂為楹四二堂之內上房為楹七上房之東南
 曰東上房為楹三有東西廂為楹二與上房同周垣古謂之宮牆
 二堂之東曰庫房為楹三古者庫在庫門藏車甲後世無車甲所
 藏貨賄故內之乃府也而冒庫名庫房之東曰東院為楹三東院

之南曰後門房，典謁居焉。西向為楹四，二堂之西曰華廳，以燕賓。
 為楹三，有東西廊，為楹六。玉篇云：廳，賓廚也。唐以後以聽事之所。
 為廳，慎矣。儀禮：侯氏聽於天子，曰聽事，以決事為聽事，亦非華廳。
 東後室為戴押房。漢曰畫諾，君臣同辭，唐宋曰畫黃，曰押詔。君之
 辭曰輪筆，曰判押，曰書行。臣之辭皆押也。宜押者戴之，南史戴前
 直敘所論後云：謹戴月日下是也。華廳之前曰前華廳，為楹三。華
 廳之後有周垣，垣以內南北各為楹三，以處賓僚。上房之後垣外
 迤西曰廚房，為楹三。自大門至廚房共八十有六楹。嘉慶十年四
 月十一日至瑞金，周視多頽損，旋葺治之。三閱月而功竣。後四年
 去瑞金為之記，以告後之人焉。

廳壺齋新記

江州司馬廳記

唐白居易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
 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
 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
 執伎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毫昏軟弱
 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
 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
 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
 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湖江，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
 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
 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溢水亭，百花亭，風篁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	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	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	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靈者為身	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	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者志乎因書	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	---------------------------	---------------------------	---------------------------	---------------------------	---------------------------	-------------------

香爐峯草堂記

唐白居易

匡山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甚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大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故南費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城堦用石幕憲用紙竹簾紅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佛道儒書各兩三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旁晚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語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廣輪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憂雲低枝拂潭如幢監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感暑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巖積石嵌空堦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載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煆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墮落暎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址以剝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綫懸自檐注砌累累如串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

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墟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
 吐千變萬化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
 華一貴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為是物主而物各
 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怡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
 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必以是哉予自思從幼造
 千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椒覆簣土為臺聚卷石為
 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剋來佐江郡郡守以
 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幸獲所好又
 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竊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
 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
 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
 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
 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溱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
 具齋設茶果以茗之因為草堂記

吉州刺史廳壁記

唐皇甫湜

倉食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閣官庫庫無尺縵公來幾時	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汗茨盡開嚮覆官	能馭之雄亦為銛跂亦為廉始繼而苦終優以怡昔民嗷嗷今民	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釋載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吏唐唐公	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暮庶富而	鍊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姦無	公噫哈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為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強	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藹然而疲	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於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焚如絲視	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緡雲潯陽用清白端正之治	繼無狀大官以降為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縱欲而不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囂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	吉州刺史廳壁記
---------------------------	---------------------------	---------------------------	---------------------------	---------------------------	---------------------------	---------------------------	---------------------------	---------------------------	---------------------------	---------------------------	---------------------------	---------

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猗，合蒂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謠，莫聞京師，天子明聖，思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於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為政，垂為後式。

廬陵縣令廳壁記

唐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緯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曉，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儼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續編

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君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劇煩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且勸，縣之故習，今將之邑，佐發敏，盛振緡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艇之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以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為魁而萃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暮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思淡，以家飲救渴而澤均，萼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屬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似密與蒲，余既埋厄，斥置於此，始來而宏農，楊君敬之具為，余詰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間乃刻山石，鏡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唐

廬陵所居竹室記

唐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慄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燥故膏盲欲寒陰戒於溼故賢脇欲燥人之外好欲軒冕文彩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内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靜且陰焉其門外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室內欲虛堂廣廈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察外飾文采不能動而榮而必迫其心躁内思恬默不能靜且必其汨志亂外門淒淒而寒者内室彤彤而熱者其士窮子三年夏待罪於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

江西南志卷之五

卷

二十六

四周植者為柱楹撐者為椳楠破者為雷削者為障白者為樞篋者為繩絡而籠土者為級橫而格空者為梁方大暑火烘燥雷圻壞者若墜於鑪若燎於原舌呀而不能持支隳而不自運赫赫熾熾如列千萬炬於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闕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内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為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於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生死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得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

其廬而斬其工竹室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詞於壁堂上

盧郎中齋居記

唐李莘

鴻鵠遊清風，凌穎氣，翔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增繳，不能為
 患，甘芻豐秣，窮繫駿驥，首冠鍍錫，身被纓纒，力方威也。騁於康達
 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之哉。
 今克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召之老，則仁
 人靜士，載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
 厚，奉世德而力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於九江南郭荒榛之下，
 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埽填，窳窳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
 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條，森於門巷，宴然燕居，勝自我得。
 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為郎官，以干將之斷宰亦縣，
 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舍駿驥之馳騁，況大江在
 下，名山當目，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養壽，暢其天和，浴乎
 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潯陽尚舊，推仁人焉，推智者焉。廣德二年
 四月五日趙郡李莘記。

虔州孔目院食堂記

唐蔡嗣立

京	因	有	後	居	物	焉	訟	見	陋	立	塾
百	食	疑	可	偶	為	小	之	所	咸	茲	陷
司	而	獄	以	語	害	子	寬	未	通	堂	之
至	集	有	聞	而	則	承	滯	及	七	環	慮
於	評	寬	於	已	萬	乏	六	才	年	之	聚
天	議	化	太	況	姓	每	曹	智	夏	高	於
下	公	未	守	虔	何	懸	之	所	前	樓	此
郡	事	洽	矣	居	辜	尸	臧	未	太	翼	者
府	者	弊	冀	江	一	素	否	臻	守	之	得
有	也	未	乎	嶺	網	志	百	希	隴	虛	無
曹	繇	去	小	地	不	力	姓	會	西	極	愧
署	是	有	庇	扼	提	短	之	饌	公	有	焉
者	凡	善	生	咽	則	拙	慘	以	遇	風	處
則	在	未	靈	喉	七	憂	舒	言	時	月	廣
有	厥	彰	以	有	邑	心	農	之	之	之	廈
公	位	有	酌	兵	何	忘	桑	共	豐	景	宜
尉	得	惡	寸	車	守	餐	之	禪	伺	花	念
亦	不	未	祿	之	同	或	失	風	農	木	巢
非	遵	除	豈	繁	舍	有	時	化	之	之	居
唯	禮	皆	可	賦	諸	公	鄉	院	隙	陰	靈
食	法	得	食	役	公	得	閭	食	因	無	寢
為	舉	以	飽	之	無	無	之	堂	革	燥	者
謀	職	議	而	重	屬	屬	蠹	舊	解	溼	食
所	司	之	退	苟	意	意	弊	基	署	之	兼
以	事	然	羣	一			聞	圮	爰	虞	味

宜念糊口既塵者夏清涼宜念曝日而耕者冬温煖宜念卒歲無
衣者苟用心如是則日食萬錢無以為愧豈惟公膳哉自初建之
後於今七年未有紀述深以為缺小子伏役之暇好讀書為文雖
顧不才聊用直錄成通十三年五月三日日記

江州刺史廳壁記

唐 獨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重狐史鮒史鰌即其人也秦已來
國化為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浸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
公堂而春秋檮杌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於潯之
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為九而廬山溢水同乎維
堞洞庭彭蠡為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於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
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自有天下六合一
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

江西通志補遺 稿紙

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
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壘節旁午羽書絡繹走
閩禺而馳干越必出於此路而防虞供應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
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得
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况美材乎故公以發矟之利
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乂每嘆曰茫茫舊壤千載在目矧
乎版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乎圖牒則温太真庾元規之車
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
相躡前賢後賢累纍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
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躡而書之以為
九江郡國誌

唐

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唐符載

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網弛則目踈。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猶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主簿。國朝省掾主簿。復為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慙謬省鈔。且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其人強其務舉。其人困其務削。循名考實。豈容易哉。況潯陽古郡也。地方千里。江涵九派。婚錢粟帛。動盈萬數。加以四方士庶。且多環至。駕車乘舟。疊穀聯檣。威猛則騰口。以飛訕。阿懦則腹非。而生誚。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尹少昌。切玉刺鐘之利也。恪勤強毅。當官而行。其於公家也。不掩善以蔽才。不隱過而貸非。不苛細以作煩。不濶畧而破方。

江州通志卷之九

二九

剛柔疎緻雅德。其度絲是官府有程準。案牘無留滯。遊我宇下。清風凜然。是時郡守李公。以鉅鹿超異之政。來領此郡。內用六條。外理百姓。使入人門戶。興行孝睦。并賦均一。然後從容郡閭。時與羽衣逢掖。講黃老言。其餘枝葉節目。委於有司。而不領。故李君得以息心奉法。上事牧守。下督察吏。暢於中。發於外。人無間言也。夫士無貴賤。尊有道也。位無大小。觀有政也。苟素餐碌碌。俾躬處厚祿。雖多亦奚以爲。是宜書錄事之美於壁間。聳善而做不肖。蓋春秋之微旨矣。先是此庭此宇。荒涼衰黯。端士不履。今前後有修竹。左右有廊廡。穆然清遠。皆自我焉。聊紀述之。序遂以李君爲首。亦所以重績而新廳也。

南唐

陳氏書堂記

南唐徐鏞

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此繫乎人者也。聖王之處士也，就閑燕，孟母之訓子也，擇鄰居。元豹隱南山而成文章，成連適東海而移情性。此繫乎地者也。然則稽合同異，別是與非者，地不如人。陶鈞氣質，漸潤心靈者，人不若地。學者察此，可以有有意於居矣。潯陽廬山之陽，有陳氏之書樓。其先蓋陳宜都王叔明之後，曰兼為秘書少監，生京，給事中，以從子褒為嗣。至監官令生璠，至高安縣丞，其孫避難於泉州之仙遊，生伯宣，註史記，今行於世。昔馬總嘗左遷泉州，與之友善。總移南康，伯宣因來居廬山，遂占籍於德安之太平鄉常樂里，合族同處。迨今千人，室無私財，厨無異爨。長幼男女，以屬會食，日出從事，不畜僕夫隸馬。大順中，崇為

通志館稿紙

卷

三

三

江州長史乾寧中，崇弟勛為蒲圻令，次弟玟本縣令，能嗣其業。如是百年，勳從子袞本州曹掾，我唐烈祖中興之際，詔復除而表揭之。旌其義也，袞以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當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遂於居之左二十里曰東佳，因勝據奇，是卜是築，為書樓堂，庶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為游學之資。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焉。自龍紀以降，崇之子蛻從子渤，族子秉登進士第。近有蔚文尤出焉，曰遜，曰範，皆隨計矣。四方遊學者，自是宦成而名立，蓋有之於戲文如麻菽，求焉斯至，道如江海，酌焉滿腹。學如不及，仁遠乎哉。昔北海有邴鄭之風，雜騷有江山之助者，皆古也。門生前進士章谷嘗所肄業，筆而見告，思為之碣。會陳氏之令，子曰恭，自南昌掾入仕，至都下，因來告別，援翰以授之。時太歲己巳十一月九日記。

南唐

郡廳壁記

南唐劉仁贍

南唐保大二年春二月廉使彭城公新建大廳者所以延賓旅服

不庭也載筆之士得以總叙興復叛亂始龍蛇之起陸旋戎馬以

為墟羣雄角立諸化風行列郡之俗猶尚草創爰屬大統土德中

興漢戀劉宗寶祚重尊於光武夏思禹力鴻圖復霸於少康我烈

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反正宗桃光宅寰宇雲龍自昇風虎相符

乃命我公解印黃岡擁旌表水公半千應運七葉襲勳鄭武公則

父子匡周乃賦緇衣之什賈太守則兄弟理洛爰刊棠棣之詩方

枝幹以猶疎比源流而未濬夏日冬日莫之與並一酪一酥俱弗

如也初客省司徒清河公監臨是郡乃究尋往制奏復舊基召良

工而方切運斤奉急徵而遽迴丹闕公纔臨理所歷覽區中公署

則頗極欹窳巷陌而仍多燥濕翌日與通判員外中山郎公議歲

斯事矧輿情攸願帝命曰俞乃蠲帑廩以市榷楠枅陶冶以備瓴

甃物無苛費人不告勞日居月諸厥功克就所建立郡齋使宅堂

宇軒廊東序西廳州司使院備武廳毬場上供庫甲仗庫鼓角樓

宜春館衙堂職掌三院諸司總六百餘間仍添築羅城開闢濠塹

所役將士皆均其勞逸賑其饑寒氣等指拇言如挾纊同孫仲謀

之砌壘咸矜鐵甕之堅異皇國父之築臺取謗澤門之哲終乃圖

施丹雘表進斯庭飛章陳戮力之功丹鳳降紫泥之詔褒崇迥異

賞賜有差先是茲郡鬻竹木柴炭者有形門之稅公乃復南頓之

免於是豐財足用士庶易其居第二載之內闐闐櫛比公儉於身

而富於人孝理家而志奉國心惟惻憶德契清寧昔漢宣帝有言

曰戕與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即我唐得斯人也暨先皇晏駕

而富於人孝理家而志奉國心惟惻憶德契清寧昔漢宣帝有言

聖上御圖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勅陞袁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
賜貞威將軍食邑三百戶褒政績也邸之大廳舊有壁記以紀方
伯除任授代自于戈倣擾歲月微失其本來唯存姓氏乃命筆史
叙而補焉故使刻勒復紀於壁某年五月二日記

東軒記

宋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茂南市登北岸
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濬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
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
其欹斜補其圯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
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
於一畫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
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
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笑也余昔少年

讀書竊嘗怪顏子以單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
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
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
棄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
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
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
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
為大與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
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
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可不得
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嘗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
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謫來此雖知
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休

田里治先人之故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
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萍鄉唯是軒記

宋 黃庭堅

庭堅航荆江略洞庭涉修水經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來省伯氏
元明於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河越江陵上夔峽
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予安置於摩圍山下留數月不忍別
士大夫共慰勉之行掩淚握手為萬里無相見期之別堂中九年
白髮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集其情有不勝言者方
予入宜春境聞士大夫之論以為元明盡心盡力視民有父母之
心然其民甚訟異於他邦病在慈仁太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
元明元明嘆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
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渤海多盜賊起繫遂為太守及入見
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渤海之盜陛下將勝之也安之邪然後
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予嘗許遂以為天下長

吾夫極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猶不覺唯其是而已故
榜吾所居軒曰唯是以自警庭堅曰夫極而不嘗善民寬而不長

奸究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闕臨泉且為鳳凰稂莠
皆化為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勉別後懷思云庭堅之來以崇寧
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十月之己亥

奉新縣懷種堂後記

宋 楊萬里

奉新人士王模表去非將仕郎曾商英移書合辭來請於予曰先
生宰新吳曰大帥樞密武彥劉公嘗請於朝為民除僑田之害邑
人德之作懷種堂以祠之先生記之矣今又有記者蓋自紹興經
界既行民田既正惟是田之在官其名曰營者皆地之幽遐疇之
汗萊民之荒棄者也於是官無日不討其民強而授之曰惟種惟
糧於我乎取惟犢惟耒於我乎貸惟田惟更於我乎復厥田歆賦
米斗有半厥上畝賦泉六十民咸利其薄征始畊競焉其後議臣

建白鬻之於是民之田此田者以錢酬官以田業已不省其害也
 吏言於官曰新田之賦不當夸於民田之賦於是兩稅稅後繭絲
 買買為粟為帛舉重其值易而為錢民之輸者其費視舊十百始
 不堪命民訴之邑邑謁之州州諷之吏吏曰不可今明府張君瑄
 未及下車究知民之甚病者在此力謁之州其不可益堅於是君
 孤憤不勝欲解印綬挂縣門去模三人舉幡倡邑民遮留曰寧存
 民病勿失賢宰今請不可何知後終不可耶後有賢帥與賢宰意
 合則必可已矣未幾龍學尚書廣漢張公來帥豫章君欣然曰吾
 幾妄去今謁不行則去不妄矣即重謁之於公公欣然行之吏猶
 爭曰不可公一不聽於是田無故新均曰民田賦無抑配均曰正
 賦然後新田之民為戶一千有九十蹙者舒凋者蘇疾者除舉以
 手加額而相賀曰微吾宰張君不能爭吾民難爭之賦微吾帥張

江西通志稿卷之九 物類 稿紙

公不能從吾宰難從之請是可不大書特書以侈張公莫厚之惠
 以慰吾民無窮之思願先生記焉模三人者當與邑之民繪公之
 像與劉公同堂杜而稷之前劉後張文武忠孝則人相若師長慈
 惠則政相若刻破疾苦則事相若兩公玉立二碑對峙式永厥垂
 其不泯曜先生雖欲辭將何辭予謝曰其何敢辭或曰兩公除民
 之害則同然而孰難予曰劉公易也張公則難耳且事有欲為而
 不得為有得為而不欲為不得為者在上我欲為之我能言之耳
 行與否在我乎故曰難劉公是已今張公行之自我不行亦自我
 上無執旁無牽顧我不欲耳我欲之何難焉曰惟其得為亦得不
 為是以難焉何也以新田用舊賦捐州家十百之利其細遺官其
 大匱勳何謂不難或曰張公似非難也留此以遺張公者則難也
 并書其說以答三士

之賊逞急氣殲不能關未陣而劔大姓土豪縮頸畏罪各縛其徒
 以來會錢侯與縣尉任君詔從間道餽軍亦擒馘有差於是賊無
 噍類矣得其渠首左證具乃磔之脇汙者置保伍使持田器為良
 民無一人叫敵者夫以吳侯之智勇聞於世遇大寇輒克而平此
 草間倔彊之寇宜不足書蓋慶兵萬里從枕席上過師此必勝之
 術至於深林阻險欲戰不得非善用兵者出奇以奪之未可驅而
 奮也不然何蟠拏峒窟十有六年出沒數郡之間而官軍不能取
 哉數郡之民得免於亂功大事特實始我邦班師之日堂適告成
 可以閱軍實可以陳燕豆於是饗吳侯於堂侯不自有其功而美
 縣令能修其職使不淹日而破賊錢侯不鄙陋其邑盡力於其職
 之所當任軍無乏事財不橫斂而去此大慝民實德之客有吉文
 李君尚義題其楹曰靖共蓋取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坐客咸
 欲志其事而以文屬盧溪王某因饗士之日落堂之成故叙賊之

江西通志補遺卷四十一 藝文

所以起滅鏡諸堂上俾繼此而理者咸得安其位而傑黠不敢復
 芽蘖云

三獲堂記

宋 王剛中

距教城二里許橫岡複嶂盤旋環繞下拓平原左右溪流映帶中
 包一塘紺寒澄澈廣袤約十數畝可資灌溉俯仰之間軒豁明秀
 清淑之所萃也予友劉君造菴過其地愛其山川之完美欲卜築
 於而未知其吉否也默以塘為祝曰吾試取魚若果得之則終焉
 允臧矣乃覓漁人投網一發獲全鯉三劉君大喜遂命其堂曰三
 獲明年自禾川版渚徙居於是門臨清沼觀烟雲之卷舒翫鯉鱉
 之游泳觸目化機真趣洋溢豈復減於斯干南山之咏哉又明年
 劉君起補駕部郎未幾有出守宣州之命頻行述其遷居之由及
 名堂之故丐記於予予酌酒賀之曰此天發祥以彰坤輿之靈也
 君之後世其自此而益昌乎夫金魚者廟堂文臣貴顯章服之所
 用今以荒塘獲此錦鱗網止一投而魚連三尾豈尋常之兆哉考

其數鯉之數六六純陰之體也陰極則變而為陽故有龍門之躍
 焉三之數為眾眾以人言牧人之夢眾維魚矣旒維旗矣故有豐
 亨盛大之象焉且三之時義亦大矣哉卦之畫也起於一而全於
 三疊之以三而成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析數之無非三也
 不但此也上中下為三位天地人為三才日月星為三光君臣父
 子夫婦為三綱天下之達德達尊皆以三著即華封人之祝堯亦
 云三多舉宇宙之大事物之繁胥於三乎統之彼以魚數占之而
 謂從必有三顯者如河東之三薛眉山三蘇新喻之三孔清江之
 三劉虎林之三沈猶相隔之見也雖然天之所以相劉君者至矣
 余更願劉君之有以自相也劉君方以練達之才任繁劇之郡宜
 守三畏宣三德以正其身以端其本而又順三時以重農循三物
 以立教絕三風之蠹而致三異之祥將來入參政事輔我國家以
 成唐虞三代之治與夔龍畢召比休爭烈豈第揚先世宰相沈賢
 善注之耿光於勿替哉劉君聞而首肯爰次第其言而為之記

隱齋記

宋張栻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子弟杓為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杓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宣上
 之澤于斯民乃辟便齋於廳事之旁日與同僚講民之疾苦相與
 究復之暇則講詩讀書于其間以自培溉敢請名予嘉其意為大
 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子惻隱之心之義夫所謂惻隱之心者惻
 然有隱云爾嗟乎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事物之接乎
 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而隱者如源泉之
 達續而不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
 而其施于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而充
 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能
 愛人也為政者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不立矣雖有過絕人之
 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說焉人之情于其始也惴惴然懼其
 不免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

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于意之得而偏于譽之聞而矜于令之
行而忽則所謂惻然而隱者將汨于因循而息于驕肆政之所繇
隳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嚴傲之言不聞于吾
耳哉併書之使刻置于壁

竹軒記

宋張九成

子張子謫居大庾借僧居數椽閱七年即東窓種竹數竿為讀書之所因榜之曰竹軒客有見而問焉曰恥之於人大矣今子不審出處罔擇交遊致清議之靡容紛彈射而痛詆朋友擯絕親戚包羞遠竄荒陬瘴蕩之所侵蛇虺之與鄰謂子屏絕杜門蔬食沒齒髡頭喑舌以折哀於朝廷而抱病於老死不是之務乃種植壘蕪造立名字將磅礴偃息自適於萬物之外知恥者固如是乎子張子啞然笑曰物各有趣人各有適子方以竄逐為恥我獨以遊心為貴今吾將序吾之適以浣子之耻其可乎客曰唯唯子張子曰今夫竹之為物也其節勁其氣清其韻高冒霜雪而堅貞延風月而清淑吾誦書而有味攷古而有得仰首而見俯首而聽如笙簫之在雲表如聖哲之居一堂爽氣在前清陰滿几陶陶然不知孰為我孰為竹孰為恥孰為不恥盎盎如春醪醪如醉子亦知此樂乎客聞吾言神喪志沮面無人色吾因以是言而刻諸石

筠州無訟堂記

宋孔武仲

筠州刺史治舍前臨蜀江後接山谷相傳以為仙人李八百之所
居也其地與市井絕造舟為梁以通往來故其門庭靚深有洞府
之氣自廳事以北林木相重間以華屋有堂在中名曰無訟堂朝
散即許君長卿之所建也筠江西支郡始者市區寂寥人物鮮少
近歲乃更昌大蕃富其屬邑布在險阻樂歲粒米狼戾而四方商
賈不能至困倉之積守之至白首而不發苟治之有方足以無事
許君之來因其風俗示以法度以忠恕簡約行之期年民大信服
獄訟為少暇日登斯堂與賓客從容究民疾苦求所以善其後者

則君之命堂其意可見嘗聞為吏者其資不同而功效亦異也處
誠履素以忠利惕隱為民宗主人望其容貌而爭意銷亡此德之
盛也先事立決事至立斷直者伸矣奸偽遁逃此之謂敏次也民
懷其不平出于山澤之中羸糧百里以赴愬于上夾以銳卒臨以
白挺蠢愚者望風股栗逡巡而退亦足以無訟復有畏憚大吏以
矜飾取寓訟于門匿居于市積月踰時不為警省而囹圄亦空其
形甚似而離實遠矣許君良吏也吾可以無憂然亦不可不為方
來者戒紹聖四年正月十一日記

安堂記

宋孔武仲

朝奉郎太原王公出守上饒之初更新約束上下就序決事以敏
待人以誠情者勸勉奸者懲革未幾翕然稱治乃為堂於使廳之
後曰安堂客謂公曰天子躬親萬幾日旰而後食詢求良吏付以

江西德安府物信

遠民公來治未久奈何以安佚自處耶曰非此之謂也吾疾夫世
之營營而不安於分守者欲以為戒且自勉也於是魯國孔武仲
為言其義曰天下之事日接于人者多矣利害榮辱之變盛衰進
退之序循環如寒暑迭至如晝夜凡寓形于天地之間者莫不由
之而君子之所以異于眾者以能安之也今夫茅茨為覆上庫下
濕人以爲不如雕牆華宇也斷轅折軸驂以款段人以爲不如朱
輪駟馬也穿絺為袍敗革為履人以爲不如錦衣赤舄也藜藿脫
粟每食不飽人以爲不如方丈五鼎也以在彼為有餘以在我為
不足疲心乏力求之求不得則怨且怒幸而得之未幾何時而
復勝之者至矣于是與物競逐轉至於無窮往往冒寵邀利而不
知息或欲趨福乃更速禍豈不惑哉君子明于此是以修其在己
者朝夕不怠而其外來者皆無以應之而不留于胷中其視富貴
猶乘舟也方其濟川也未嘗不以舟也已濟則舍之亦未嘗瞻瞻

于舟也。其視貧賤亦若此而已。故朝為下士暮為三公。不以為加。毀裂軒裳。退編白屋。不以為損。與之不喜。奪之不怨。惟其所遇而無不自得焉。其達也若固有之。其窮也我何憾于彼哉。此古人之所同也。公才大名美。而門族之盛冠天下。然不以貴勢自驕。務推所學見于行事。治縣佐州。聞譽大著。同時並游之人。或踐歷臺省。日久。或乘傳持節。出使四方。乃進試一州。于江湖絕遠之地。在常情疑若未滿。而公優游此堂。思所以修職業。報上恩。賓客之至。清談終日。而世俗之所慕者。無所慕于其心。可謂賢矣。武仲來此。公待之甚厚。當紀風迹。以告後人。況公又見屬。乃不辭而為之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宋 朱 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

江西 濂溪先生書堂記 稿紙

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滿
 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
 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
 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
 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于當世有志之士得
 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
 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
 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
 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第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
 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
 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
 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
 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嘗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
 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
 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
 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

直節堂記

宋 朱 熹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樂城蘇文定公為郡守徐君師回望聖作
 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己丑距今清熙己亥凡九十有五年而
 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既無有而杉亦不存求其記文
 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他所矣於是歷訪郡之老人竟無有能言
 其處者蓋自元豐至今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炎羣盜於今纔
 五十年舊跡蕪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
 乎撫事興懷慨然永歎願郡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
 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舊獨聽事有堂無額而庭中有老柏焉焚
 斲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立不偃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

凜凜然不哀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此堂而董記石階壁間且欲
蓋去庭之凡木雜植杉柏以髣髴前賢之遺意則既非時而意亦
以病告歸矣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

冰玉堂記

宋 朱 熹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脩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
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問其北隱然以
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窳然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
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是僅存其他則皆漫滅不可
復識矣曾侯為之躊躇四顧喟然而歎曰疑之為父道原之為
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時之人
豪矣想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籍之盛既有以自
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宦於此邦者亦得以叩門避席而考德問業
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為灌莽而使樵兒牧子
皆得以嘯歌踟躕於其上又何其可悲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

江西通志稿董理組 江西曲一物館 稿紙

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坦而溝之以合於郡圖蒙石以崇
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
之像於其上且開陳忠肅公嘗館於是也則又繪其像以侑焉既
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闕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
及書來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乏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
披圖考驗尚能憶其彷彿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
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持身者以同流合污為至行任事
者以便私適己為長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
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為心而不奪於世習豈可得哉

授墨堂記

宋 白玉蟾

潯陽乃天下江山眉目之地，廬山蓋仙靈詠真洞天虎谿福地也。嘗聞之，晉鍾離權棲隱于山中，唐呂洞賓過山中，遇鍾離，獲刀圭之傳，後與之俱仙矣。紹聖間，輪囷子杜曠著冲真先生胡公過仙傳，胡公則太平興國宮道士也。宮則九天採訪之司也，居廬山之陰，凡聖同居，隱顯莫測。胡公諱用琮，昔為山中道士時，有道人姓回，冠華陽青綃之中，衣開元崇元之服，垂飛雲元縑之紳，躡寒雲素絲之履，美鬚眉，豐臉頰，綠鬢而隆準，碧眼而方頤，氣宇昂昂，風神煜煜，過宮中，莫有延之者。獨胡公歎以杯茗，既而語笑自若。乃指壺以點胸，索酒以待酌，一壺不竭，百杯有餘。由昕而夕，飲不知醉，欲邀胡公飲於邸，籌新糟，膾小鮮，胡公辭以日暮，而回道人乃掀髯長笑去矣。宮之距城有一舍之遙，翌日胡公謁郡侯，歛城門，尚未啟鑰，道人又自城而出，笑與胡公相顧而去。闍吏云：子夜道人在此候門久之，胡公心亦異其人矣。後數年，敝衫破帽，草帶麻

四三

簪，自稱大宋客，叩胡公之幽院，自肩二酒罈，指為行李，傾罈示胡，皆黃白之物，取碎銀以鬻酒，飲至日昃，以鐵刀剔土，瀝殘酒，漱津和土成墨，擲之几上，錚然有聲。胡公醉卧胡牀，而客拂袖不知所之。滿室異香，彌日馥郁，其刀皆金色，人爭市之，乃以墨研酒而餌其半，宿疾頓甦。胡公年及七旬，顏貌如處子，酒量不減八仙，誠異過矣。若夫大宋二字，切音乃洞字也，二罈者，呂字也，所稱客者，賓也，則呂洞賓相遇明矣。胡公由是漸厭人間，一旦留詩蛻形而去，向之醞墨之地，忽湧泉五支，左丞王公案過之，為名墨仙泉。侍郎宋公伯友與左丞皆有墨仙酬唱之什，有綠膏換得朱顏迴，白髮不用黃精拂之句。大尉譙國曹公勳清虛真人黃甫坦采其事，實以聞於德壽殿，高宗甚嗟異之。胡公之居，先曰遇仙堂，改為授墨，重樓複屋，瑞氣葱葱，古井寒泉，四時瑩碧，奇哉廬山異事也。故為之書，將以補仙史之遺云。

重修龜山楊先生舊宅記

一湯漢安

漢來延平郡博士諸生暨道南之學者咸請講其所聞不惡夫空
 言久矣遂巡未有以發適將樂羣士畫來告曰龜山先生之舊宅
 垂百數十年矣間者守侯始扶植表章仇祠庭以寄莫慕中嘗再
 葺久復激漏無以寧風雨令大夫林君式之拜謁悽歎亟出婚錢
 市良材堅甃撤腐敗而新美之觀瞻改容克用興起不有記哉將
 無以示後俾勿替願一言以賜之子惟先生之存也視敝廬夏屋
 皆可託宿未嘗有所擇而求安然自達炎大盜過之不敢犯遠庚
 寅盜再過焉復大書其門曰此楊先生之居也不可燬嗟夫先生
 之沒久矣冠帶佩玉之聲容不復接於世之身目而遺風餘烈猶
 足服強暴豈學士大夫而不能為先生保此數畝之宮乎雖百世
 可知矣昔鄭康成以大儒為世所敬不惟北海能襲大其閭而
 黃巾亦為之斂避二儒先之事真所謂曠千載而相感者若乃先
 生之學超出於文字之外則有非康成之所可擬議予不敢不與

江西南通志館藏

四四

諸君言也予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大道既隱舉一世俟張於喜怒哀樂之末而不知其有本雖
 日月飲食由之而卒莫識其所從來故雖有聰明才智闕碩專確
 之士而大本之不明不免於醉生而夢死也先生之教使人於間
 燕靜一之中體驗夫未發之氣象豫章延平更以此相付授而延
 平之所語朱子者尤深切而著明矣他日論平旦之氣湛然虛明
 實與未發之旨相為表裏蓋先生之學雖有所受而以此建立宗
 旨乃其深造而自得之者具有功於天下來世自程門高弟早能
 及之不但高於漢大儒而已也學者賴其言以得本心者眾矣然
 而曰體驗云者無乃其涉於已發與是心之靈非本福而灰死也
 雖其未發必有事焉弗求觀省昌稽中德故曰求則得之又曰不
 思則不得是思也非竟是求也非為而何已發之疑乎諸君既抵
 先生之宮牆盍亦闢其堂窺其奧反躬以驗夫大本者之安在不
 至於延平所謂渙然冰釋者不止也抑予所欲告道南與泮水者
 亦若此而已矣寶祐元年六月丙申

雙溪此瞻堂記

宋 幸元龍

虎山之衷，垂北有此。高安幸元龍葬母其上，而堂焉。四時登瞻，觸物傷懷。膏雨春濡，南風薰阜。時則動蓼莪鞠養之哀，寒風淒淒，草木黃落，時則興霜露悽愴之感。追昔俱存為樂，洒淚成血，即欲穿荆蘭之衣，以承菽水之懼，不可復得。翹首欷歔，念母不見，惟見其壘耳。母恩罔極，喪紀有制，制有盡而悲無窮。雙林之山綿綿，雙溪之水涓涓，其所以寓我諸孤千古之恨乎。

直節堂記

宋 蘇轍

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巨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皮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為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四 藝文志 四 雜著 直節堂記

稿紙

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輒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不免於此。惟杉能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做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邪。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敏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為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為曲為曲，必屈曲可為乎。吾欲為直為直，必折直可為乎。有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喜乎，封植灌溉，翦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

披雲堂記

宋

馬廷鸞

觀音院橫據於石城雨山之間如巨舟轉壑家闕古岸無以為登
 眺遊觀之娛以發揚詩人之豪思山之僧曰普鏡鑿崖為堂憑虛
 搏險以升其巔令人有披拂雲漢之意大夫程公與予講學其上
 名之曰披雲予謂鏡師曰披雲之狀若何鏡師曰予嘗燕居坐堂
 上隱几而觀之有物出石間茫茫洋虛洞而來循予襟拂予袖挂予
 惟裳泛於軒窗霜雪之交枯葉颼颼予身如裘火輪不飛眾人沸
 滴予身如縮探之以手則如波轉而流潑步之以足則如水仙入
 浪花前披靡而後隨合彼以予如稿木之枝朝棲暮宿其上肌骨
 凜凜而冰玉清山前紅塵門外多事忙中之擾擾求之即我而予
 坐重簾之下遂惟之中曾不得而去也公之名予堂其盡於此歟
 他日又問公曰此甚非吾所謂吾今教子以畧山川浮游濫溢之
 氣是為羣陰結愁雨之霏霏鎖重嶺而沈沈長風如兵浩衝擊也
 漫漫之中露秋碧也忽分須臾萬里闕也青天無庇觀白日也如

二四翁道志館誌

六

是啟窗而觀之豈不快哉鄉人尚存聞公而壯之既而歎曰公於
 世為聞人方歷顯仕其志在於功名者也若師者養閒漱清無求
 於世而已矣予雖愚不靈異時亦庶幾如公所謂者乎不然將隨
 師翫弄香藹和朝霞而養之二者必一得矣乃因公之意而為之
 歌曰
 凝雲壓隴如堅城猛風擊破如雄兵寒谿古洞收不徹有如奔車
 白旆歸空營林梢畫畫露微碧玉匣漸見青銅精影轉西風流日
 脚萬斛黃金散空落寶篋刻盡重瞳膜倒感一海春冰薄世界傾
 在琉璃瓶神豪氣爽肌骨清便欲垂羽翰飛上朝玉京不須七
 秋江波兩腋自有清風生長意當年玉川子慙慙曾問蒼生事

敬齋記

宋

陸九淵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
 今為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過於勢而狃於習則
 是心死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

足貴勢富彊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為故常天子有勤
 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為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
 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于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
 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
 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己所行為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
 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
 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黃鐘大呂施宣于內能
 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鐘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
 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之大縣絲
 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為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
 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

江西通志稿卷里里
江西會館
稿紙

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過於其勢者耶然公之
 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為齋於
 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
 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
 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為猶之能生
 之物得黃鐘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
 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于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獨為
 縣而已雖不然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根莠萌於交物之初有
 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蔓於馳騫深蒙密覆良苗為之不殖實
 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公其謹之
 某雖不敏它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
 十有二月望日記

碧落堂記

歐陽守道

碧落仙書中之碧天之蒼蒼色也落始也猶言太初元始也高安郡於江西稱道院郡治在山間相傳其上古仙人李八百修煉之所異時為守者因山為園亭盡曲折登覽之趣其命名率取方外語而最高處有碧落堂下俯萬山一水穿城南北岸萬家鱗鱗樓臺皆可指數誠齋先生楊文節公在郡日詩為此堂賦者八章其狀煙雲吞吐晴陰變化真若游汗漫而凌倒景自若太守山水之樂如歐陽公於瑯琊蘇公於西湖皆以郡事餘暇晨往夕返未有不不出戶庭坐得清賞如此者吾不知李仙人何代誠齋飄然乘風來此高安山水衣被雲錦而勝絕聞天下矣景定庚申春北兵奄至焚郡堂在山巔不得免焉後四年余友文君天祥宋瑞自著庭出守期月間百廢俱興甲子秋堂成復刻誠齋詩其上九月九日攜客落之有詩秋晚風涼君意更在極目之外遣使以圖與詩道余觀圖使人偷然以喜觀詩使人慨然以悲嗟乎自有宇宙即

通志館稿

四八頁

有此山余何暇更論久遠百年間二太守皆吾廬陵人而所遇風景不同如此豈特君欲尋誠齋之樂不可得予鄰郡人猶因君感歎不已又況高安之父老乎夫陵谷遷變古今何常昔所謂仙物棲於此豈知後來為郡守官府之雄壯屢居之繁麗忽然在吾劍池丹井之前江西三百年無大兵革高安最偏民生其間如古建德之國又豈知一日之變雄壯繁麗化為煨燼雖仙居亦為腥風毒焰之所熏灼乎山川是而人民非正使仙人不死吾想其涉青霞以汎濫忽臨眺夫舊鄉亦有如靈均之賦遠游長太息以掩涕者矣斯堂之不得不復吾聊以還承平風物之舊慰郡人俯仰之思然悼心前事安得使百萬億蒼生盡免於墮巖崖受辛苦然後我處清高隔風雨之地位而無戚然於中乎予是有感於君之詩堂落之前半月詔召君還朝郡人謂斯堂也壯偉有加於昔使繼今以往高安無有後艱則何啻支百數十年而已景定庚申之變此郡曠古纔一見也郡人何用更憂君何以憂郡人之憂雖然勿

謂高安一隅，四方無虞，而後高安再為樂國。高安再為樂國，而後斯堂永為絕勝之處。昔人有謂天下治亂，觀洛陽洛陽盛衰，觀園亭者，書生多感所見，正畧同爾。噫，君今還矣，臨行為我徘徊，倚於斯堂，然後清天閣開，閣以天地之無窮，人生之長勤，重告之大徵，清都以徵福於下土，此固君之夙心，而父老送君之深望也。君屬予為記，夫此誠齋所謂勝閣，鬱孤皆不及者，附余姓名，不亦幸乎。

贛縣丞廳記

宋曾丰

贛為縣古矣，本朝太平久，自紹興訖今五十年間，兵一再變，百解俱燼，縣治且復，故丞冰廳也。最後算贛之陽，其山秀絕，為崆峒縣治丞簿，解嚮焉丞居其正，凡解得山為對，難矣。況正又秀麗，此好事者所羨也。故算後，輒為臺府二幕，屬迭假更據，丞力不能相挽，抗姑儼市廬以居，其廳算否未嘗問，何暇推鼎閱，幾丞來與去閱。

贛省通志館稿紙

四九 一頁

幾歲月哉，胡君鎬以下，連三丞改秩去，好傳致者，或謂崆峒宜丞也。丞委之，似不知德崆峒者，孫君逢辰於是出力焉。淳熙丁酉，解始成，又連兩丞改秩去，好傳致者，舉謂崆峒宜丞矣。夫丞漢秩四百石，爾不足取重於人，故好名士類不屑為，或為之上官，晚其銜，往往易其人，故少有獲進者，偶有焉，又轉而德崆峒山，嗚呼！士為

世出，顧所立如何，所立是進不進，非所計者，丞寧有重不重，山寧有宜不宜哉。庚子臘，余來，既丞事，按令首問常平錢穀，曰：隸於州，丞不與也。次問陂池，曰：贛泉田也，無以陂池為，醴茗事大抵於郡丞理之，稅青苗，併一歸簿，至獄訟，令又自任，丞袖手可也。每坐曹，呼吏索常行署罷，踞繩牀，對崆峒，哦五七言詩，以消燕閒。佳客至，即留與商，暑饑共食，不擇糗，渴共飲，不擇滄。主人倦，輒臥，不知客在，客喜，輒譁，不知主人在。癸卯臘，吏以終更告，余不覺其久也。

太息之次吏又追記歸之為丞猶及識者以告曰今閱五十二年凡閱十七丞矣倘自紹興沂贛之始為縣類邪當又三太息不止也乃疏其所得於余雖自磨策顧未知終有所立否若不為可考者遺之安知不與紹興沂至贛之始為縣類邪當又三太息不止也乃疏其所得於吏之姓名刻於左幸來者續焉

鄒文叔垂芳堂記

宋文天祥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壽之地不知幾何年益公取以補廬陵圖志木濱水如老蛟天矯有騰躍怒起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又二年秋有蓮一蒂雙華出於文叔北窗下苔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淳間鄒氏始享有其瑞予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竝根既碩且蕃

江西通志補遺 鄒文叔 稿紙

實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爽兩孫端美天將昌之其殆視同穎兩岐網緼塊北而未有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於太虛僅同毛髮而鄒不韡韡兄弟之親小雅所為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旦夕尚徘徊斯堂為君慶棠棣之一章

寫韻軒記

元虞集

龍興紫松宮寫韻軒高據城表而西山之勢俯瞰長江周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為復絕眺望于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者往來城府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游覽燕息于此蓋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籍吳綠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

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
 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適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
 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奪遐思也乎而
 世人塵俗之想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乎已而書其
 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為
 文辭間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為詩章
 答問之意附會以為說蓋晉之火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真有
 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為之而况他乎遠相傳信雖為
 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
 化泯神明照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
 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揚生之事猶言元躬遇合真道不
 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迹故容接對雅意森嚴此一證也

江西通志高唐里注 江西通志物館 稿紙

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天自當恐懼修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
 因循祗席之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証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
 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藉口吾堂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濶而
 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

大本堂記

沈虞集

萬載黃靈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游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請
 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婿其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
 五年矣公之遺書錯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
 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亦求余為之記而不知余
 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
 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余執美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
 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
 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何如竊嘗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

不胡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
 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
 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乎人之受
 命於天與血氣俱秉而生其為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格於
 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為感應反復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
 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速
 顛沛以終其身而其知反其本源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以
 為憂乃為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為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
 則有之雖或稱禪之有秋然微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
 學為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敏肅以啟發生之機人之
 為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為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
 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風靡
 澗倒潰冒衝定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廷平之言

而竊以為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
 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為考諸聖賢之
 言進修之實尚有可言者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于中之
 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為之記
 古錄補

江西通志卷之九十一 禮樂志 朱學

尚古堂記
 人之所尚者萬不同尚者進取百途以新於外尚利者計度百
 端以新於豐其他小術末伎足以溺心蕩志者皆能使人尚之終
 身而不厭穢康之達也而鍛劉毅之雄也而博則其下者又莫足
 怪夫其所尚之不同由其識之不同也識之異者所尚亦異萬載
 黃元瑜循循謹厚處家處鄉未嘗矯激以求異於人而其尚自有
 與人不問者若名利若小術若末伎凡世人所好一切不知尚作

元吳澄

堂於所居之偏聚厚書及法帖名畫克物其中而匾其堂曰尚古
 余聞而嘉嘆焉蓋人之所尚者今而元踰之所尚者古彼尚今者
 喜其快已喜其街俗而笑尚古者之淺且迂夫孰知淡中之至味
 迂中之至樂哉孟子言談其書誦其詩論其世以尚友古之人斯
 堂之名於孟子之言有合也其識不亦高乎元踰之所尚固已高
 於人而余又為之次其品法帖名畫古矣而未為古也古者莫如
 書書之有集有子有史古矣而未甚古也甚古者莫如經春秋古
 魯史非司馬遷班固以來之紀也儀禮古周制非叔孫通遺襲以
 來之儀也風雅頌古樂歌非蘇李張平子以來之五七言也書經
 為尚古之書易經為三古之易古於此孰有出其上者黃氏
 之于若弟沈浸乎是舍咀乎是因古經之辭學古人之道得古
 之心則居今之世而與今之人異此尚古以淑其子弟之效也其
 與尚今以誤其子弟俾日趨而日下者相去之遠矣曹九地之視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九天也哉元瑜名壁為推茶都轉運司屬官在江州為余言其作
 堂之意而余筆之以為記云 宋吳革虛補 一元 吳澄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有孟氏以來聖傳
 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務以長奮迅馳騁而不自
 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
 孫育明聖無以立師教一時號為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
 多出其門不為無補於人心世道然其所欲度越董韓者無幾
 是也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
 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
 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
 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
 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撮拾腐說而不能自遺一辭反

記誦之後，嗤其陋，詞章之後，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志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趨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誥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被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黃馬、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救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從吾遊，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意謂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

江西通志稿雜理組 稿紙

饒為未器也。頃此斜白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誦，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於吾子，其敏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頃刻之間斷。則於尊德性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玩終篇而自悟可也。若夫為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其弊又浮於末學之外，而子不為是也。

憲節堂記

明周琦

憲節堂者元故吉豐劉鷓楚奇死節之祠也公之先本東漢汝南節王暢之後暢生基封巴陵侯二十七傳而生履霖唐咸通間仕廬陵郡判避兵思江廿一世孫夢說舉宋省元始遷今鷓里又四世而生百三歲桂林翁即公之祖也公自幼力學累試不第嘗愛孔子浮雲之語築浮雲道院以教鄉族子弟割田廩養吳文正公甚愛重之皇慶壬子董宣慰薦公於朝歷政教之任由秘書監秘書郎修撰翰林日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楚公輩朝夕淬勵譽望益彰至正十二年壬辰除江州路總管時紅巾盜起郡邑瓦解公勵精為恢復計寇莫敢犯十七年陞廣東廉訪副使十九年奉命鎮韶調度適宜民始得安加廣東副帥公幼子運亦以禦寇有功特加廣東副元帥二十二年拜公行中書省參政寇至屢擊却之二十四年甲辰韶洞獠作亂公分兵討之而嶺寇萬餘猝至公父子親冒鋒鏑與守將李如璋統兵禦戰數月兵困城陷運竟

五五

陣亡公被執於贛幽於慈雲寺終始罵賊不屈而死其絕筆曰生為大元臣死為大元鬼忠節既無慚清風自千古時十月二十六日庚戌也嗚呼公以命世之才膺國重任當末路艱危而克全臣節以終仲子述奉樞歸葬吉水仁壽鄉之天柱峯立祠浮雲道院而學宮則又附祭歐陽公之次頃之公之曾孫傑以太原郡博辭疾歸養慨祠社之無存惟復興之是念歷荆楚謀良材建祠堂於別墅之東且以奉先且以遺後傾廩罄貲務盡其美經始成化丁酉八月朔落成於冬提學副使夏公為書憲節堂大字顏其楹而郡博先生復請予言以記其事

六老堂記

明 王 禕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嶷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匡俗結廬居之，故名廬山。或云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廬山也。蓋自崑崙分支，南為衡嶽，以作鎮荆楚。既分，支者二：東南為五嶺，而東北為廬山。山之近，袤非甚廣也。疑時非甚高也。而扶輿旁礴之氣，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粹，結體峴峭，故望重於世。昔人以衡廬並稱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周阜並出，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為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土水秀潤，是為南康。當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遽止，為峰者五，巖然雄絕，為五老峯。五老之麓，散為羣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旁諸岡，溯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幃然。相傳郡故濱湖為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朱考亭先生。先生以濶熙六年來為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政教大著，具遺愛之在人。餘

江而省...

五六 三

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而為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即有茲峯，而南康由軍為路，由路為府。前後為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峯並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傳，為曾子、思子、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於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亙古今，而永遠長存者，以之配茲峯，而為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游蹂，郡治廢毀，久不加理。禕來同知府事，乃請於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沒官者五楹，建於廳事之後。仍以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之。元年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是為記。

永慕堂叙

明王世貞

何子佐冕之三年而政成則以聞過我余先君子之倍不肖也若而年先太孺人之倍不肖也若而年如一日也以不肖之無能而後也迎張令氏辱表之墓尹宗伯氏又辱顏之堂歸太僕諸薦紳又辱為堂之詩吾子其辱叙焉死骨且不朽王子勅容有間曰子之堂之顏也何居曰永慕王子作而曰皆哉乎顏之也子之先君子之倍子也若而年先孺人之倍子也若而年而子如一日也則信永矣居吾語子吾始習孟子書稱大孝終身慕父母以五十之慕獨歸之舜而他不及吾甚疑之即人人無與父母者是庸獨舜哉既習禮弓傳子張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夫子張賢者也夫子不罪其不至而姑予其鼓也然後矍然知舜也且禮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矍

五七

矍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黎而慨然祥而靡然則是哀漸有殺也若子張者情為之窒而禮為之伸者也伯魚之久而于哭母也夫子聞之曰雖歎哭者門人曰鯀也夫孔子曰嗟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若伯魚者禮為之裁而情為之屈者也夫何子不以情奪禮卒亦不以禮屈情而心終之殆猶賢乎哉雖然未嘗有以善用永語何子者孔子之稱舜也曰舜其大孝也歟既曰德為聖人而已彼其愛愛齋粟力田而供子藏者固弟與也然則孝子之致身也以致親也假令季路不得孔子為之依歸而其令滿也僕如弗狃公若而已則旦夕五鼎奚賴焉何子之佐冕猶滿矣其名位固未涯其樹德而顯榮其親者尤未涯也何子亦善用其永哉王子既以語何子涕則泫滋下矣已古嗒口噤而不得竟何者王子之說奇也何子名消會昌人處士君諱正緒鏡隱德鄉人尊而不名曰少巖先生

種德堂記

明張元楨

南昌舊有獄在郡治左園牆僅一畝積擊至千餘人校者縲者縲者拳者極者跂惟各趾納嚼膚熾嗜血恣其腹滿而去牛之措者聽食其角疾之危者豎入其育刑未至殛年已盡算民罹此酷數十年於今矣山陰祝候以宏治丁巳來守於茲慨念而深矜之訟牒之所訴者斷訖遺去不令入狴扉識獄吏罔常為一空然廷臣之鎮巡總治於茲方岳之奠服統治於茲十三郡之有訟事者俱集於茲株連根引曾繁有徒南昌之獄難乎其畫地矣候相府治南有舊老子宮買地質之曰將此天堂為地獄可乎遂因其地作屋以楹計者如干築墻以雉計者如干前創大門中起巨堂顏曰種德取臯陶邁種乃降之義審出不服者來宅焉時巡按御史王蘭之曰弭災致和莫甚於此夫於災能弭而後和可致譬之種田然根莖既芟嘉禾自植德之種也何莫不然獄成於今年冬半

不閏月大雲民占有年候曰雲則瑞矣其如獄民之寒瘼何躬詣舊獄新獄計口給薪未解縱青災至一百餘人得釋者如脫焚出溺熙焉父子兄弟相慶於道候真所謂種德者哉後之居是堂者尚體候心以種德為事若馬其口孔其項以是而求臯陶謂之種德則末矣必教於是弼中於是制孰頑叟服頑苗俾一人有慶四方風動然後於德為能種焉刑曰監於茲祥刑謹以是為種德堂告

愛理堂記

明張以寧

為政孰難曰縣為難何難曰近民也然則民難治乎曰無難縣有令丞簿以父母斯民也使令丞簿皆仁其民若父母之愛其子則民亦如子於父母之愛矣上下交愛何難焉雖然記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愛非難誠於愛為難誠則仁矣昔管子未子之訓仁曰愛之理愛言用理言體體具於心用發於言誠非可以聲音笑貌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為也長陽胡君德可名仁德主簿南康也甚宜其民民亦宜之蓋其誠於愛民焉已矣今周君道和名其堂曰愛理必吳德基書扁其亦誠於協恭同寅者哉夫如是人曰南康民難治吾不信也

孝節堂記

明 張宇初

番陽周氏世為宦族而在元尤多顯仕攻策擅書名四方者伯温父也公歷仕于朝暨出征江東海右其家嗣克復公未嘗去侍側元季兵興克復之官山東道過廣德值盜起妻子奔竄有女甫八歲背母失所向天下既定亦聲跡不聞洪武間番商人往來於濡者告曰公女曩以兵革流濡幸故契張元弼氏擇嫁許明道生子三人元弼且訓以孝傳女則克家有成立甫長知求父矣公驚駭悲惻久之已卯秋二甥彥升某竟走番迎養焉公且愕且喜詢其母年已四十有七明道早卒以節自勵明日鄉里姻故交賀公益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少自慰已而與偕往焉父子相去數十年有死生之隔感慨留連道說故舊聞者莫不異而悲越踰年還番今年秋來遊吾山具告其顛末而復感愴焉曰子知我厚幸記之予不獲辭夫孝節所以勵風俗厚彝倫也予嘗觀劉向傳列女自三代而下兩漢多善俗美教而貞順孝淑者代有之然能若曹娥朱女其孝行卓卓可稱道者亦鮮矣今克復之家世承簪組詞章之後其流風餘澤之薰陶宜有自矣使居庸下之質猶將有所覺焉矧其聞習之有素者哉其所難能者值時多難奔竄流離之餘猶能習詩書亟求父所在而苦節自持不謂之賢矣乎且兵興以來若此者豈勝道哉而公幸以耆年獲存生死一見則尤世所希有而元弼亦可謂篤于友義矣可無一言記之手因書為孝節堂記

明

南麓齋記

季琛揚先生令子民服述其先南麓齋居之所以作而請記於予
 曰先待制忠襄公所居里曰楊家莊由莊之西行四五里南山秀
 出曰鹿峯俗傳有老父乘白鹿於此飄然獨去近之不見故以名
 云或曰以其形似也故又曰鹿角峯其前衍為平疇兩山對峙圓
 如覆釜曰金魚峯皆可愛賞山下有澗深倍尋丈北溪之水自崖
 竿嶺東南注之疊石為崖其流直下望之如瀑布噴珠擁雪聽之
 若鳴雷若震鼓若驟雨至聲遠益清若鳴珮環若琴筑然先高祖
 學睡翁少傳劉靜春之學通詩書易春秋天文歷數靡不研精著
 五經辨疑歷法五行論等書行世在宋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
 道之姦已而嘆曰水火怒文明將食此天道人事將代易時也蓋

江右通志

卷

六〇頁

歸乎哉中齋鄧光薦信國文公皆為詩贈之故曰學睡者寓迹陳
 圖南之意特皆稱學睡先生始築室茲山之麓而題其扁曰南麓
 齋四方學者爭造其門以經學授清江范德機以曆法授香吉翁
 以天文數學授臨川鍾朗而南麓之學遂行天下至先曾祖文川
 翁又結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文公申齋桂隱二劉公卒業
 於范公之門范公嘗贈之詩有曰始我南山居與子共朝夕服事
 子尊君恩義藹夙昔文安公又稱之曰范公之詩清江傳若金得
 其神廬陵楊伯允得其膏天下以為確論而文川不自以為至也
 退居南麓弟子彌進若渝川黎應物廬陵劉粹中里族楊撫謙皆
 知名當時元末之亂齋燬於兵亂後先從祖濟川復闢館於茲以
 授學者洪武中家君始為堂宇繚以周垣高明壯宏有加於前聚
 書數千卷俾敵與弟翼講習其中而求得前中書舍人詹公孟舉

大書南麓齋三字揭之朝夕思惟繼紹前列未幾而家君出仕為
令海陽調官山東貽書丁寧付報兄弟凜然孤陋無與講明者昔
先生嘗辱顧之願一言以自勵焉余三復其詞而嘆曰予惟始遊
南麓時民服尚少然已奇之不謂其能文辭如是也且自學騷翁
至今百有餘年國家代遠陵谷俱變南麓一齋絃誦之聲相續豈
可以尋常盛衰視之哉百餘年間經濟道統之學所以維持人心
世道者皆出於是也今之世濟其美者豈非天之意歟民服兄弟
勉焉毋以俗學文辭自滿無患講明者之不至也尊君清修偉節
所至著聲循良他日入為卿相歸休田里著書立言與功業益弘
乃祖之風烈可期也余亦世家南山下忝為鄰曲異時亦得乞身
於朝與民服賢父子往來講習於茲亦可期也書於齋居以俟

素位軒記

明解縉

余自洪武乙亥歲客於蕪城李大父山泉先生之門人高君汝南
為郡學官由是寓學中久之盡得交其學生讀經論難情好漆密
若今之興安縣周君鳳祥其一也周君傳高先生易學易學貢京
師有聲於胄監既而選試獨一人高等擢今官予復與相見十有
五年於茲矣昔也少壯而今且班白矣然於初見時情懷論議皆
不異焉蓋人之常情方其未仕也有爭名躁進之心及其既仕也
有希高望遠之意仕未崇顯而衰病及之未有不嘆老而嗟卑者
也故其在學校一舉足而望仕宦及其仕宦一舉足而望卿相其
身所處之地其心無一息之或安而何望其有所及於物也為學
官者無心於教其子弟為民牧者無心於愛其百姓懂懂然何暇
於日用之所為哉周君之學問固不如是蓋有得於通而異乎常
人之變也故其情懷議論無所動於外而窮達出處隨所遇而安
且以素位名軒而求余記焉余觀周君在郡學時安於郡學故學

成而充貢，在太學時，安於太學，故名立而登任。今其令一縣也。安於為令，設心措慮，惟在於今之所當為。其惠澤之施及於物可知也。興安路當交廣湘灘渠水之所發源，山林沮洳蒙昧險阻之間，居安纒一千餘戶，以應府司大藩之供億。周君為政三年，勉勉循循，撫字而勤，相之趨事赴功，未嘗敢後。由周君之心，在此乎而無外慕之私也。予觀古來循吏，往往皆入為卿相，為三公，號知大體，不為爵位所動者，非養之有素，其能然乎？故其為三公，不以為泰，由其為守令，不以為勞也。守令其可易而視之哉？周君勉之，將由此為卿，為相，為三公，亦安其心處之，惠之及物也。祇見其益多耳。周君勉之，毋忘其舊學焉。為之記而系以詩曰：君子之學，用心於內，思不出位，不願乎外。見在所居，隨過而安，俯仰無愧，心膺體胖，彼或小人，行險僥倖，憧憧其思，胡能有定，勒銘於軒，致美周君，依乎中庸，與天其旋，變而有常，時則乘之，存乎其人，樂則行之。

移忠堂記

江西通志高第理組
明徐旭
稿紙

孝行於親而忠濟其君，忠與孝皆誠心之發，而孝為之先。父子君臣皆天性之恩，而父為之始。孔子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是則忠者孝之推也，孝者忠之本也。孝可移於君，則忠亦可移於父矣。移之之道，願力行之至焉。若吾羣從弟益稿，父母俱存，洪武十八年，膺明經舉，擢給事中，居近侍，備顧問。是移事親之孝以為事君之忠矣。既而以殘疾上命，放之者二，而二親俱無恙，不久而厥弟又死於京宦，仰事俯育之責歸於一己。非移事君之義為事親之孝乎？洪武壬申春，余以省親歸，嘗與益稿侍語於其父某齋，傾翁指其居而告旭曰：吾以哀老之年，二子既哭其一，天子曷恩賜是子在側，使首領有所託，苟旦夕未死，得以終天年，於是廬幸也。爾為我顏其居，以勸吾子事親之終焉。旭受翁教，既退而偏其居曰：移忠以復翁，翁以為然。復演前說為益稿言曰：忠孝雖二名，其實一理。爾盡忠即所以為事親之道也，盡孝即所以為君之忠也。

改嘗驗之天下矣不負其親者必不肯負其君不負其君者又豈
 忍負其親哉而親乎親則必遠乎君之事親乎君則必遠乎親之
 膝梁不能兩立故也世之移孝於忠者十有八九移忠於孝者百
 無一二焉此又君命之重有以奪其親親之私也爾今既際夫人
 所命有之恩則當盡夫人所難為之事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矣瑞環瑜珥蘭蕙其芽森然於前者皆稱其為佳兒也豈不身濡
 日染於日用之間乎爾力行之將使忠孝之道始於一家終於邦
 國永為後法矣詩云孝子不遺永錫爾類吾於孟撫是望是為記

世節堂記

明梁潛

吉水曹希升之來京師也從其舅氏翰林編修周君孟簡過予因
 慨然流涕而言曰遭家之不幸凡三世皆以夫歿曰明輝予嘗大
 父居中予大父而仲持予先君也三世娶皆周氏周氏里盛族曹
 祖母西園先生方大之子寡居時年二十八祖母元東宮說書志
 遠先生之子也寡居時年二十七予之母則子教之子又志遠從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子也寡居時年纔二十二三母皆以節自守獨予曾祖母之歿久
 矣幸二母康強無恙方將以其事聞於有司以干旌別之典而非
 二母志則有所不敢又恐其終遂泯然無以表見於世則不孝之
 罪大矣因以名其堂而求記於先生此二母志也謹介於舅氏以
 請予聞其言而悲之夫三代盛時內教之修自閨門鄉鄰達之邦
 國以風化天下故不獨公卿大夫之家雖庶人女婦亦皆能躬蹈
 禮節以之自防此其教使然非其質之能然也三代而下內教不
 行閨巷之女婦無所取式苟有足稱者非其教使然其質之能然
 也由於教雖中人可使為賢由其質雖賢不能保其無過然則後
 世女婦之行有足稱者豈不尤難也哉曹氏之母同出於一門無
 間於三世蓋又曠世所未嘗見者至欲泯晦不願以聞於時此雖
 士之明禮義審於輕重內外之分者尤難之也方女教無聞之後

而有如三母之行，是宜為之書，不獨以著三母，將以警勸於世也。希升為人循實，其遠祖三聘三鳳，當宋季世，皆有貞行三鳳，當時目為偽學。在呂祖謙三十一人中者也。志遠為東宮說書時，其母命之還，即日辭去，不顧當時之賢者皆高之，兩家先世風節凜然。如此三母之行，固有所薰漸而然哉。

坦端堂記

明梁潛

故吏部尚書劉公崧，以老乞致仕，高皇帝許焉。既賜之還，又寵之以詔，公歸築堂於私第之左，名曰坦端之堂。蓋取詔書坦懷端志之語云：於乎高帝於公，眷顧之厚，終始不替。至於名成身退，而寵眷益隆。宸翰寶章之輝煌爛然，照於蓬壘。君臣相與之際，亦何其盛哉！始公由儒生見授兵部職方郎中，拜北平按察副使，改禮部侍郎。權知吏部尚書事，文章功業並著於時。位望隆矣，而謙卑如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未嘗仕，然不矯激，以絕物而行，益峻不詭，隨以同眾而眾莫為之異。一於誠而安於命，公之所以簡在上心者，其以此也。自古人臣不受知於上，不足以行其志於下。高帝於公知之深，故一語而盡其平生。雖堯舜之知人，無以異也。此公之所以拳拳不忘，既去其位而猶有以名乎其堂焉。公歸之明年，復以司業徵。及公之卒，恩章尤篤。生榮死哀，古今有如公者亦少矣。公所居曰珠林，距泰和城五里。公歿未幾，其居敝不治者久之一子，又早喪，其孫曰并，長知學，能世其家。因改築其堂而新之，蓋距公之歿已三十年矣。於是瓊州守王君伯貞為大書其額，請記於潛。潛自童子時嘗拜公於床下，公不以其童孺加撫愛焉。蓋嘗慨念公之不可復作也，因為之書以記其堂云。

明

貞節堂記

明梁潛

貞節堂者泰和劉彥桓與其弟彥湘所以奉其母孺人之堂也劉氏為里鉅族彥湘之父曰仲堅好學負材其兄號吟所者尤豪於詩孺人歸劉氏十年年二十八而喪其所天子二人長者纔三歲遭家多故播遷傾覆一門壯者無幾存或勸孺人改適以存二子孺人輒大慟欲絕持之益堅卒撫其孤至於長大教之以至於成凡四十有二年而劉氏之嗣賴以不墜者孺人力也夫節義人所難也士大夫非素明義理一旦臨利害之際鮮不失其所守女婦生長閨門乃能蹈之終身不失豈不尤難也哉孺人姓蕭氏元御史方匡君曾孫也君以方壯之年當元盛時自江西儒學提舉僉憲廣東西拜監察御史彈劾奸宄所至為之凜然一時勁氣論者

二通志館稿

卷

六五頁

至與丞相文信公並稱百餘年來未有以其言為過者然年三十八卒矣於乎此吾廬陵之所以盛蓋自諸賢忠節之著而又有如君者惜史傳失傳不得暴諸後世鄉人父老雖能言之亦十失其八九其子孫亦遷徙淪落少有知之者聞孺人之貞節使人慨然念之世家餘韻流波其未泯者尚在於此哉故香山縣丞彭君叔介嘗為劉氏塾賓為扁其堂曰貞節而瓊州太守三君伯真為大書二字以揭之彥湘又以求予記聞閩之士欲知方匡君之烈者讀予記則不獨有得於孺人貞節之一事也

明 守貞堂記

明 李東陽

守貞堂者安福張敷賢氏所作也敷賢之先處士淵洌娶於吳數年而疾疾且革屬敷賢於吳曰我病且死子不終殄於天幸今有孤焉我即死汝其無愛一日之力以為我張氏保此孤也吳泣曰天矜君而予之孤其將有成乎君之言實與孤俱存吾何敢死之惟終身焉夙夜是圖君無恙焉處士卒吳竭力治葬葬既躬績織以食其孤及敷賢壯娶而生子吳猶未衰蓋二十有二年於茲矣敷賢念母之德輒流涕曰某不幸不及父事賴母而後行乳焚脫晷以至於有今日有婦與子以永宗祀幸先君之遺業未墜皆母之德天之報也乃作堂奉母而居名之曰守貞以識不忘既又曰吾能識母之德不能使暴於天下無以稱為子謀於其從兄鄉貢士公美公美上春官告其兄車駕郎中公實以請於予曰願有記

守貞堂記 卷 六 頁 一

予歎曰嗚呼人疾痛愁思必呼天其惻愍哀慈有不容偽者然此非足以動天也惟守之以正則天必應之坤之六二曰貞曰有終婦代夫終正也喪夫之道非死則守觀吳孺人非不能死即死無所益乃能勤苦卒礪歷寒暑饑饉之變其難矣壹百死卒終先處士之志成其子之身若孺人之言則哀且誠矣其守則可謂貞矣天之為報昭乎在此由是以迓祉延祚垂休於後之人寧有既乎若孺人者表之以為世則可也予與公實同舉進士入翰林其厚其所居地與予茶陵比境甚適且親故知其家世甚詳公實之先御史公死於國事今又有貞母者出乎其族何其多賢也予又聞孺人實學士與檢先生從女禮儀之教固於是乎石因并記之以告後人

明

揚石清隱記

明 羅 紀

揚石顏氏永新大宗以揚石清隱名其堂而走其子璽求記於予者隱君琦也揚石相傳魯公刺吉時得異石於水新用以揚衣比名為御史石道而亦以揚徽於禁中元宗取試之無聲也復歸之公聲如初後四世孫永新令求石所出家焉而揚石之顏始此人以公故也率不敢蹈且藉彙奪史不敢舞手以臨盜之過也不敢窺其門顏故得日以大而蔓延為北郭之茨也予未至其處謁君意永新當衡柳之麓山之虎踞人立與泉之雪飛雷響有奇獻媚於寫堂華屋間者四環而集揚衣石卧之地無見也然顏為魯人非茲石也永新烏有顏氏哉石非遺於公手則雖於此日發于硤紅氏之璞也亦不過與歌姬舞女流轉於富貴之家為玩具耳矧

六七

揚衣之麤厲者乎且使茲石也揚於公家若是焉移而揚於禁中亦有聲若是焉則徒充上方一物而已了無著於公也公之子孫雖令永新會代而歸宜矣又從而象之其得為智乎揚石今雖有顏氏正與編氓等君而以揚石名吾詒之矣惟其嗜吸於萬水而獨見聲於公石亦靈矣哉有若真能別白夫忠臣暗主幾微禍亂之萌與昔之言於昔者類也而特非效耳然則茲石之祥於顏明也凡天下之顏當知重之矧居永新者乎若君者可謂知所重而不忘世守矣非汨汨於山泉間隱者也清秋月夕魯公有靈其亦未降斯堂而茲聽揚聲乎宜為之記君之有齒有德為卿大嶺也善若兩篋也進士王伸信李用獻方日與大夫士言之予可畧也

不考一

明

雙節堂記

明羅倫

謂婦人為男子可乎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以其行也非以其質也夫臣之從君婦之從夫其屬以人其經以天其義一也一而無二三綱以正九法以敘萬化以基若虎溪蕭節婦劉氏者可易乎哉劉故夏朗大家節婦端習公之女翰林學士文介公儼蘇州教授南園公諭之從姑擇配得蕭東鑑氏歸未數歲東鑑卒瑞半歲繼卒門內外婚媾慮其少寡而無子也以語覘之節婦泣曰夫吾天也天可二乎吾足一移異日何以見亡人於地下哉舅姑難其志命冢嗣采鉉之子激濟後焉劉氏視猶己出鞠我立我配其兄劉庶績之女成化丁亥激濟卒劉氏年四十二撫遺孤曰存性姑婦相依衣食履興凡視姑為節鄉士大夫以二婦之相繼以貞也

雙節堂記

卷

六八

表其堂曰雙節遺孤存性以教授君狀來告史氏曰形氣之松人孰無之不能以禮義制之則其去禽獸不遠也臣子之於君父樂人之樂食人之祿而不能憂死其事者吾見多矣而婦之不二其夫者一家或三四一人一族或十數人一鄉一邑有不可勝紀者節義之性人皆有之何獨能於婦人乎所見專而所守固也若蕭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獨賢於女婦而已哉存性祖文志國朝旌為義民采結定戊子進士諱正者其先也信國文公三世卒業其門先君武岡公弟登仕府君亦三世聯姻於其門云

節孝堂記

明羅欽順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丈曾君汝厚有二子，瑛、璣，數日間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茲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者，其又可恃耶？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來間從容寬慰。君曰：瑛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字幼，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絕膏沐，避遠嫌疑，獨處深閨，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道，孤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於今二十年矣。於是曰旦既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逾七袞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兼貞，卒成其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有壽康，雖旌典未可猝干，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楹曰節孝曰旦。遂介其姻家余族兄欽

六九

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永歎也。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為人為獸，為君子為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莫啻千里。世衰俗薄，雖名為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舅姑，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無憂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門之內，必有師傅之教，况乃刑予之化，流自王宮，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今去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蓋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為職，事有關於風化者，未錄表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堪憐乎！故不辭而為之記。孺人出吾邑甯溪名族，近世從居永原云。

明

重修清獻堂記

明 劉 鴻

賴古虔州也。據江西上游，沃野千里，山川城郭之勝，雄於嶺北。唐
 宋來，類多名宦，遺愛弗滅。嘉祐中，趙清獻公知郡，革其政，敷和疏鑿
 水道，弔恤鰥孤，善不殫紀。周茂叔先生時為通判，握手同寅，邦績
 用熙，而河南程氏兩夫子者，因從之遊，名賢過化，流風餘韻，赫赫
 如昨。日事國朝，洪武中，革新郡治，為堂其北，以休寮寗，榜曰清獻。
 示景行也。直南百步，為後堂於儀門左，則又合清獻周程，而以三
 賢名。歲久，風雨震凌，危不可守。前此所司，方圖之而未即，緒成化
 癸卯，適柳陽王侯廷珪，以奉議大夫來領茲郡。至則剔蠹剔，為
 陋補弊，民庶而起。吏賂而懸顧瞻，茲堂斯夕，中惕喟然，歎曰：趙清
 獻之功德在民心，其未泯乎？何至是也。迺蒐遺葺，爰舉是役，需出

重修清獻堂記

卷

三

公帑之奇力，出名募之徒，工出四方之傭，不斂不弛，善畫成自己
 出不數月而成。士大夫羣謁焉，皆曰：王侯不動聲色而舉大役，如
 此為之歌曰：赫赫清獻，王侯光之。翼翼三賢，王侯張之。有崇其堂，
 王侯荒之。民力志之。甘棠詠思，曷其諶之。請勒石，詔示方來。侯固
 抱再四，乃以記俾予。嗚呼！清獻距國初三百餘年，而堂以名，又百
 有餘年，乃重作於侯。天時人事，宜若有待焉者。繼泚茲土者，不有
 慕其為人，如今日者乎？登茲堂而有感，高山仰止，世得清獻而治
 之，度民其世為清獻之民哉。

明

貞節堂記

言水李直孚作堂以事其母孺人而名之曰貞節之堂孺人邑中
 沙上鄭與享之女年十九歸金灘李允臧直孚之父也歸之又明
 年丁未國朝將經畧中原先取糧江西允臧主饋運舟次安慶溺
 焉時直孚生始數月孺人年二十一即以守節自誓而允臧家素
 貧孺人勤於女事以自給上奉舅姑下育幼稚敗幃瓦燈一室蕭
 然人不堪其憂而孺人安之又五年舅歿葬祭一如禮兄憐其少
 欲嫁之孺人哭曰吾聞之婦人以夫為天天一而已豈有二乎故
 夫死不嫁天地之大義也惟禽獸則異乎此且夫去時以老親幼
 兒屬我今舅歿而姑尚存幼者日以長矣而適以禽獸視我我有
 死而已兄知其志不可奪不復言又三年姑歿治喪一如其舅直

正
 卷
 七
 五

孚感其言不敢怠學以有成孺人乃喜曰吾殫心助力以仰事俯
 育今幸無負於吾夫可以見於地下矣直孚事孺人甚謹而名堂
 若此蓋著其德也夫貞者知正而固守之謂節節者事有其制而
 不過之謂也在易恒六五之象曰從一而終此婦人之貞守之堅
 確而不越乎理之常此節之六四所謂安節者也聖人垂世立教
 皆本於天理民彝之正人孰無是心顧有不能然者欲累之也欲
 勤情勝則陷於邪僻放蕩而不知檢其於禽獸豈遠哉孺人之德
 無愧於聖人之訓非賢能如是乎孺人年八十一乃卒守節者六
 十年而堂未有記卒之後十年直孚子同仁成進士在北京始以
 父命請於予思著其德於久遠故予為之記孺人之善所以儀於
 家施於鄉里者蓋多此不著著其所以名堂者云耳

明

慈訓堂記

紫陽朱子作小學書著立教之篇始以太任胎教為言次舉孟母三從握鄰之惠然後及過庭之訓其意蓋謂人之德性必資於幼成故以母教為先也顏氏家訓曰萊童子之暴蹇則師友之戒不如傳婢之指揮傳婢且猶若此况於母氏而賢者乎明爭顯諭於長大之日不若潛移默化於幼穉之時然則人子之成才有係於慈母之教者尚矣為人子者豈可忘慈母之訓乎彼有嚴父以教於長成之日者且猶服膺慈訓而不敢忘况乎早失所怙自幼至堂之所以作也毛氏本吉水望族宋孝子詢神童三鄉皆其先之聞人大儀之曾祖自任始徙新滄之曠陔暨纓詩禮不歷世緒大

儀喪其父時與其弟

卷

七二

儀喪其父時與其弟顯泰俱尚幼冲其母喪人守共妻之節事

勤教育今皆底於成立故揭斯堂以示不忘聞來北京介其長叔

二部右侍郎羅公汝敬求予為之記夫大儀之母太孺人守節於

盛年克為義方以教其子可謂賢母矣而大儀兄弟善承其母之

教克自樹立以無愧乎先德亦豈不謂之賢子哉雖然大儀昆仲

尚當勉其所未至焉經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大儀勉

之此予與汝敬之所望也

貞節堂記

明 劉 鉉

堂以貞節名蓋所以勵風俗正人心植世教為天下勸也然貞節之在人自非持心堅固不為嚴寒逼患所移矯矯然至死不變者有弗能焉此弋陽黃節婦貞節之堂所由作也節婦姓李為邑望族乃大理火卿公奎之妹年甫笄歸於淳石黃登瀛孝舅姑叔妯

一、魏慕頌絕，誓不再天。悉屏簪珥，不事華靡。稱未亡人，子二俱幼。
 長琮，纔二齡，次琰尚在襁褓，而長育之勤，紡績以供衣服，茹哀飲
 恨，寂守閨門，累旬經月，未嘗輕出庭戶。子既克立，俾琮理家務，以
 紹先志，俾琰從師讀書，以摧科取仕。今白髮裡裡，壽逾五旬，冰霜
 之操，彌老彌厲。有司歷舉其實，具名上聞，援例旌表。今監察御史
 溥澄，濶之從弟也，微名筆大書，真節字扁於堂，而請為記。余聞忠
 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古有是言也。為臣忠婦節，人所難能，
 以弋陽考之，自靈山夫人李氏後，寥寥罕見。今於黃節婦一人見
 焉，良由以少卿公為之兄，及夫澄濶之族，皆崇尚詩書，其于處私
 禮義，聞見熟而陶染深，故能然也。自有此堂，而鄉閭郡邑，莫不聞
 風興起，求無媿於節婦，將見薄俗以之敦，人心以之正，綱常以之
 立矣。有補世教，何如哉。

廬山草堂記

江西通志補遺 卷之四 文德翼

宋廓清夫論山，以為行不如可望，可望不如可游，可游不如可居。
 信是言也。可游可居者存乎山，肯游肯居者存乎人。行而不望，望
 而不游，游而不居，山不可哉。人不可也。予始得居山，習山於雪前
 雨後，烟外雲中，春秋異態，朝暮變形。安步代車，履力所及，視嚮探
 尋，可數旬月，輒如平生未曾經閱。又信汗漫，今始歸來，予心乃私
 自肯，尋丈而言，不如行也。咫尺目眺，濟勝欲飛者，既之遠，神又
 亡，靜氣既鮮，雅志又喪，奇懷三宿塔然。一朝而返，清泉白石，歎
 言而肥矣。予數居山之富，有遠法師筆，有雲藍紙，有胡用琮授墨，
 有陳氏甲秀堂法書，有鄭元素青牛谷所藏真蹟，有李公擇所藏
 書，有龍泉上人方竹杖，有李正臣玲瓏小石，有黃山谷四說堂所
 書范滂傳，有岳珂程史，有鍾離權火珠丹，有慧日禪本，富如是，
 而人顧不肯，未審所肯者何也。吾里霧與十里霧，四十里霧，與七
 十里帳，勢尚敵，欲以闕城墟落，同山而語，悲哉。草堂自太原人去

後八百年石門禪師始為是物主師受法於曇華寺說法於羅蘭園予不及見其人上坐靜極不忍草堂一丈也手除之招予游且居之予居山矣居山者何必草堂濁醪不失為弱女也人不居山矣不居山者何但草堂苦茗且將為醜奴也記生而十歲行則行山住坐卧則望山未二十而游山山廬山也自是厥後望泰岱望天台望雁岩望武夷游者吳楚間物耳然誦陶生詩曰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春秋傳凡稱我者魯也廬固予之魯矣予年且五十雖欲不肯不可矣恨不以此意得如澹夫筆力圖之老去可題作眾響堂不誣也不誣也

廬山文會堂記

清 文德翼

連陽廖昆湖先生由理南康以迄為守民食其德士服其訓殆三十年於茲矣愈謀於廬山之麓創屋三楹益之以棹門啟於前舍列左右名曰講堂以云報也先生諱為曰今尸祝我後不化為馬廝手吾手孽像設四五矣奈何更作無已其以斯堂為文會堂樓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為	藏	書	閣	廬	幾	久	不	廢	乎	文	子	聞	其	言	而	敬	之	曰	講	堂	亦	古	之	制	
也	若	廬	山	文	會	莫	踰	於	朱	晦	翁	藏	書	莫	踰	於	李	公	擇	李	氏	之	書	等	
於	烟	雲	過	眼	而	晦	翁	之	堂	與	辟	雍	不	朽	照	推	列	朝	先	生	續	之	豈	非	
士	之	厚	幸	我	太	守	職	雖	師	帥	續	文	會	之	義	殆	於	挹	師	而	為	友	得	母	
道	尊	而	更	謙	乎	子	夏	西	河	疑	於	夫	子	曾	子	罪	之	滄	臺	滅	明	於	豫	章	
祇	稱	友	教	友	教	友	教	友	教	友	教	友	教	友	教	友	教	友	教	友	教	友	教	友	教
悔	竊	比	文	王	之	四	友	則	夫	子	且	為	友	教	而	况	諸	賢	乎	先	生	之	以	文	
會	名	堂	良	有	以	也	雖	然	聖	賢	之	所	為	文	非	復	世	辭	章	制	義	之	類	必	
六	經	也	文	執	有	大	於	六	經	者	哉	自	漢	及	唐	儒	者	皆	完	心	於	經	學	宋	
始	滙	為	義	理	又	體	之	為	六	經	注	我	之	切	近	則	文	已	備	於	一	身	矣	又	
何	會	焉	然	無	師	友	倡	之	於	前	子	弟	率	之	於	後	則	有	日	入	於	派	陋	矣	
鄙	而	不	自	覺	者	矣	先	生	鴻	才	駿	茂	著	於	兵	間	應	載	在	國	史	即	治	鄙	

一節善不勝言而詣學教士必首以李親	臣死忠二語極首極刻孝忠經傳賜之求忠於孝古志之矣孝經	七六經之源也吾聞諸天子孝曰孰序諸侯孝曰度所大夫孝曰	譽士孝曰究庶人孝曰畜先生以度自式流譽遊道凡所以究士	而畜民者莫不以斯堂始基焉顧不休我南康人士熱資樸學	匡卓之高崇蕩亭之淵邈言必忠信行多樸樸匪晦翁遺澤不	能及此先生崛起而庚新之日斯文化成呦呦白鹿聲施遠矣君	子遠弟遊不作人雖百世祀之尚未艾也	明崇禎戊己間余從家大夫讀書葛溪每春和景明憇於喬山之	堂為葉君家塾背圭峰若主拱靈山若賓林木參差溪流映帶	意非有文章英絕者必節俠之士提出其間已余留滯他鄉不出	喬山三十年風氣之推遠人事之變換不知視昔如何富計山靈
------------------	---------------------------	---------------------------	---------------------------	--------------------------	--------------------------	---------------------------	------------------	---------------------------	--------------------------	---------------------------	---------------------------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當無恙正思民物一新當重到圭峰共語隔世事無何而富名犯	賤所執不屈死妻馮氏六隨之君無子撫兄遺孤為之子有妻二	人一為君死一鞠孤子於顛沛流離之際皆以節稱君後子鼎不	惡其淫沒於時也顧喬山而嘆曰吾伯父生乎精神萃於斯魂魄	猶應登此即其地而奠之遂即其室為祠而祀之其意良矣而屬	子為記其事子曰苦節不可貞山悔止而愈於不節之嗟出入	之道也剛柔分而得中安節之尊妻若妾之道也弋為謝文節故	鄉妻死夫子女死父若名至今豔之君亦其人耶而以四節著何	多奇也神鼎孝思之所寄焉耳嗚呼變亂以來皮劉所至烈夫貞	婦死於深山窮谷者何可勝紀而湮沒此有心者豈喬山之室	寧不為之感慨而增悲乎
---------------------------	---------------------------	---------------------------	---------------------------	---------------------------	--------------------------	---------------------------	---------------------------	---------------------------	--------------------------	------------

興國學海堂記

清 梁 機

吳江張損持先生甲申春由詞臣出宰興國將之官其太翁君以先生初試民社眷然有念也先是宋河南程公珦著績其地至明嘉靖間海忠介公瑞繼以有聲於是太翁君進先生命之曰踵名賢之後其則不遠然程高矣海當學海所為極難也先生秦庭訓以學海額署東堂其明年太翁君就養來署又諄復斯言嗟乎斯言也其期先生以所學者甚遠且大而海也乎哉松柏佳木也其必至於十圍千尋穿雲蔽日而後為高林之大觀江河受百川之水惟其力能匯而趨歸於海是故尊之以為濱君子之學則以至乎聖人為極聖人不能驟至而以聖人為量則雖稍不及乎聖人其學亦不容以遂已今置其所甚高而姑勉力於所難豈所以期先生亦豈先生所以自期者乎而太翁君之意則固有在矣夫程氏父子之學明體達用純乎醇者也而南渡之儒不善學之惟靜坐觀理則常不足以有為瓊山砥節粹白較然不欺其志然剛激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十六頁

峭數於性情中和之音不無微憾太翁君不欲明指諸儒學程之未能庶幾以阻後來之志又知忠介少有所未足而處難為之時其毅然不顧之操足以持世而勵俗故為隱約其旨曰高曰難而當學老成鄭重苦心如見也且夫吾道或出或處必相時勢之難易以為之補救今先生之時與勢視忠介適相類而學之云者亦曰前之人既已行而宜之後事所宜師耳非謂忠介遂已極人臣之量而窮學者之事也夫以先生之賢庶之盤錯以著其才鍊之政事以懋其功驗之心性隱微之地以觀其合日新歲益進而彌上以直溯姬孔之源流則海且瞻乎其後即程亦豈能限以所至嗟乎人皆可以為堯舜先難後獲誕登於岸其太翁君願是堂之微旨也夫

三賢堂記

清 李 紘

浮梁城北寶積寺考邑志及他書皆云趙宋時邑有林氏子名了元少稱異稟長通於儒術以讀釋氏書有悟遂為浮屠人然雖為浮屠而所通於儒術者不廢因得知於蘇黃兩學士蘇學士軾又所稱喜為佛之說者也故與黃公庭堅皆嘗至邑遊於寺異時了元徧往名山抵京師神宗賜號佛印主潤州金山寺時又有玉帶鎮山門之蹟後之人遂合祀於寶積寺為三賢堂竊思蘇黃二公有宋名賢天下仰之而佛印得躋而三焉以佛印貫通於儒術故與黃埒其生也相親其死亦得相援也聞此寺歷久不葺將就毀邑人侯氏故邑譽纓之舊家侯君日森以武科發迹歷仕進流然捐重賢創新之其喜為佛之說者邪其兼有慕於三賢邪修建之緣見於他記不具述余所以為寶積寺之遊者以告同遊以復侯君之令嗣世俊俾泐於石一誌一時盛會云同遊諸君皆邑之時賢也與余凡九人時乾隆己未夏五月二十有八日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晉濟堂記

清 李 澗

昔者聖王之仁天下也在上有懷德惠鮮之政而在下亦有任節之仁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老有所終幼有所長而於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蓋聖人不居無告不侮寡寡之一心充之可天下自天卿司牧下逮海隅蒼生皆能流通優應而無間其色法美意之所無設誠而致行歷久而無倦其教且于與一大之不放其詳可甚哉興二帝三王之治其見於簡冊之所稱述者如此則家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履薄行遠海內外罔有不獲皇上即位以來德澤思普尤多異數而京師舊有晉濟堂之設徵向之人沐浴履德瞻仰欽賜碑刻相率致辭助為此鮮沐老瘠皆得登茲上即位之二年春賜有知更爾所在晉濟堂之設徵向之人沐浴則界行如京畿此聖天子普恩固窮與天下樂志之盛心也乎是殆令所下時江右則有治為首昌斯民之廢地于建賢門外檢

以考計者四十有六，概減九之一，概為廡，廡開闢，階坦既高，既固，門之進，為內門，旁為危舍，又進為堂堂，之進為閣，以祀漢壽亭侯。閣後，空東西，環列綿綿，翼翼，總堂之屋，大小以間，計者百四十有。五，可容人若干，炊饌浴廁，有舍，井，池，園，有所，日始，未，新，蔬，鹽，油，食，具，月，有，肉，民，有，衣，疾，有，藥，校，有，棺，葬，埋，有，地，或，賂，之，田，以，飲，計者若干，縣，給，於，司，帑，更，選，良，醫，居，之，館，以，康，食，而，委，新，負，董，其，事。其，至，如，歸，其，安，若，山，老，羸，之，民，得，去，其，創，殘，疾，苦，飲，和，食，德，而，祝聖，曆，于，無，疆，也。數，年，於，此，矣，蓋，於，人，無，苦，之，苦，獨，矣，丁，解，氏，上，聖，痼，疾，引，養，之，心，倍，切，於，萬，姓，卅，里，都，邑，好，行，其，德，之，夫，亦，以，體，國，家，忠，鮮，懷，休，之，意，而，長，斯，民，仁，厚，之，風，是，豈，不，在，格，上，之，風，輪，也哉，今，斯，堂，也，始，其，事，者，既，已，若，奉，行，之，效，雖，其，後，者，尤，宜，勤，勿，墮，之，恐，則，所，以，宣，上，德，意，者，水，亦，無，挫，和，氣，應，而，嘉，祉，集，百，物，成，若。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太平之福，流衍無窮，不在是與，是校也。始於飛，五三年某月某日，而以某月落成，白金之賞，以而計者，總六十五百有奇，捐金同前，中丞，某公，而暨各有表，時余督糧，江右，在仕之初，堂已告成，戊申，復奉命，旬，而，上，虎，務，粗，定，尤，勤，斯，舉，夫，紀，前，人，之，成，績，為，將，來，一，守，者，予，之，事，也，故，復，志，之。

莊虛引記

題折桂院行記

寒 來 素

始予至折桂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公為予言，此未足觀，精上當益奇，因道予行深山中，竹盡得大阜，背負五老，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沙莽繁帶，勝絕不可名狀，乃規作亭，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謠中語，命以為黃雲觀，會雲公去，不果為，今年春，乃克為之，示記工，而余代去，閏月晦日，與清江，子澄，長樂，林。

擇之開封趙子明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卿長樂余占之陳彥忠
 臨淮張致遠長樂黃直卿俱來因記其事雲公請王孫景官學浮
 屠法今客大洪山云

雲莊記

宋 曾致堯

吾仲弟士堯淳化中擢進士第釋褐番禺戶掾歷滁州清流令母
 老上章乞解官就養優詔從之宜興縣太君周氏夫人致堯母士
 堯世母也亦年將八十士堯事之如母焉癸卯年余自尚書版曹
 員外郎解海陵郡事歸鄉里明年春士堯告余曰兄往年漕運吳
 越時數示家法俾諸兒姪帶經而耕因授墾田種樹之法兒姪輩
 不獲師焉而鄉里師之盱江南北地方千里田如綺繡樹如烟雲
 原隰高下稍涉腴美鮮有曠土皆兄教人謀生之術也今士膏脉
 起農人始耕欲俟兄命駕觀焉時巴江進士黃琮麻仙進士貢輔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之何元齡金嶂山王漿源進士瞿仲康皆詞場之秀因不遠而至
 弟宗堯載堯子易從易知易沽泊士堯皆從行廚人驅羊僕夫載
 酒花坡柳村時復駐馬長郊遠野亦或命酌境土田畝人家園林
 罔不周覽焉夫前引賓客後擁兒姪中載酒饋而吾與羣弟緩轡
 從容其間亦太平時幸事耳自仲春二月十有二日發軍山李春
 三月四日至雲莊莊亦吾家之別墅在麻姑山南盱江之北翼日
 置酒其間酒闌客醉因即席志之時景德元年太歲甲辰三月五
 日

建昌軍青雲莊記

宋 文天祥

大農簿趙侯守盱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旦夕受代行矣移書請
 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縉紳衣冠盱為盛盱實興薦士三十
 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邑有莊皆以貢士名貢

鹿鳴與計偕者僕馬道路而無虞矣則後自念士方奏名待對皇
帝王伯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奈何以旅瑣瑣病寒暖乎會
南豐有寺曰安禪燬於寇田若干口於屬於是復其租稅為屋
四楹乃積乃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青雲莊錢穀有司三歲一會凡
盱之試御前者臚各有口所為厚士於方來蓋庶幾焉某復於侯
曰自異學興緇黃之宮徧天下其徒蠶食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嘗
欲磨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田利益之私非惟無救於
故更張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左釋割其膏腴移彼於此正合
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
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外物而為消長士豈以侯為浼已哉
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釋者曰古者貨貝
五貝為朋百朋得祿多也小雅之序菁菁者美其育材變小雅之

次菁菁者傷其廢禮以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如何其廢
之矧諸侯奉天子命守土有國士賢者能者悉上送春官勸駕續
食曰其所也侯推廣國家樂育之意知盡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為
恩受之者豈以為不屑哉莊生論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
在下本放曠者寓言自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青雲者放之
而為之辭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為瞻望不可企及乃
其憂責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真以發身為汗漫乎哉易之象雲上
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待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
物時也侯誠有望於人物有意於世道有以為需之飲食侯事也
無以為屯之經綸士責也侯不負士士亦不負侯是為不負所學
不負天子侯名孟適董莊事者前通判臨江軍曾君楨新袁州萬
載縣主學徐公應午貢士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鎰補其籍
改庫為田以利久遠其出內則隸是云

墨莊後記

元吳澄

莊之為字，草下諧壯聲，蓋草之盛也。假借而他用，容觀之致，飾曰
 莊。路途之文會曰莊，與夫田業之所在曰莊，皆有盛之意焉。農之
 業在田，士之業在書，士之書猶農之田，田謂之莊，則書謂之墨莊。
 可也。然農之治莊，其用一以養其生而已；士之治莊，其用亦一自
 世降俗陋，而其用力或不同，用以明義禮為聖賢者，上也；用之
 以資博洽為詞章者，次也；用之以媒利祿取富貴者，下也。莊一也，
 而用有三志之高卑各異爾。古先聖王率其民以義種仁，獲者無
 不由夫四術之教，書之用甚大也。後人為經訓，乃文章之蓄，余抑
 末也。况以素紫之格，推本於明經車馬之賜，歸功於稽古，何為小
 用其書如此哉？宋初三司磨勘劉公夫婦，目其家所藏書為墨莊，
 而勗其子以學殖，連一傳再傳，果以篤志勤學成名，登進士科，累

江西南志

志

八

累特餘事，磨勘之孫集賢學士公是先生，徽中書舍人，公非先生
 彼學貫古今，名墨字宙，而芳百世，遂稱江西南宗，所以用其墨莊
 者，固已占上等之次，次等之上，而二先生之族曾孫清之與新安
 朱子，弊猶恐人疑其治莊之志，出於下等也。乃請朱子發揮其先
 代之所望於子孫者，蓋在上而不在下，卓哉斯志乎！中書之胄一
 派居撫之金谿，其八世孫自得自意，持朱子墨莊記來示，新予增
 益其語，予遲遲數月，而不敢應，其請不置。於是書此於朱記之左，
 夫士之志立在我人，莫能奪也。疇昔墨莊之子孫，每從知道之大
 儒游，繼今讀書，斷斷乎不志於下。邈公是公非二先生之學，以
 達於周公孔子，吾於劉氏之莊，何幸及觀其道，吹之春暉，仁穀之
 秋熟也耶！

處士履記

明 天錫爵

崑山二尹何君吾友朱邵甫嘗為余言其人邵甫不喜從人獨
 教教稱之則二尹蓋賢者也二尹述季父處士之行因邵甫以書
 走京師敬為處士題其履知處士之所以告二尹者而二尹又能
 使其治之賢士大夫稱說其能即處士之可傳矣處士之履可記矣
 按處士諱正約字克守自號后江古度之會昌人其先自閩汀漳
 徙湘鄉之自準曾大父子通大父杖隆父深世以行誼高於鄉毋
 劉氏生母陳氏處士生最少先纓早卒正緒即二尹父也處士既
 喪父母實育於正緒而處士亦父事之孝嫡母尤得其歡心比沒
 親喪甚哀既長力於家家益饒曰處士亦父事之孝嫡母尤得其歡心比沒
 哇寬然長者也然遇事激可石不為奔何人得處士一言為典直
 樂赴人之急而嘗棄責於人生平未嘗識公庭以敦樸退讓終其
 身焉元而凌氏繼配蕭氏繼蔡氏子男七人本濟本潤本滋本洋

江西卷三十一
 五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本潤為凌出本應本沂為蔡出皆克自振擢初二尹將服官處士
 戒之曰汝毋以下僚不可意即賢雖小官可無愧不賢雖大官亦
 辱我門戶耳吾以重汝之行為汝誦官箴曰清曰慎曰勤汝行且
 佩之不患不為好官也夫處士能以此訓若子姪使其保用於世
 當何如耶是為記

大乙山房記

明 傅占衡

占衡事大士先生十六年卒未嘗到所謂大乙山房者比年來數
 過其里與興霸少游二子抵足而卧貫膏而談問問山房所在僅
 得登之則曰去是里許臨南徽也環山房皆山也蓮華岡迎仙潭
 與山房屬繞屋竹樹扶疎構設面勢皆有意趣風琴鳥筆悠然池
 上恨不服終當挈子遊焉雖然若亦知山房之所以名者乎衡曰
 知之悞久矣余聞諸先生知之大乙者以地形名如大乙自然也
 四方謠其音讀大為太至取天祿青藜之說詰之其義凡鄙何異

聞一變足誣變一足也。或書作太者，金銀車猶失真矣。先生平時
 率爾命意，皆前無所因。後不可襲，蓋胸眼之所放類如此。必待晉
 書世說而後能名亭館者，非大士先生事也。其後以魏本集，然未
 嘗有記，故坊列之訛如初。先生困場屋，庚午厄元，辛未上春官，不
 第。嘗笑謂子曰：俗人多諱惡，議吾名讀書為己，大不良也。也終
 不卑矣。是惡識字，古文乙一也。吾不元，江國失小一耳。安知其究
 不大一耶。已而先生竟甲戌第二人，雖不元，而元之氣色厭然伏
 先生下，海內不以禮部榜為允也。精金美玉，市有定價，即大一何
 足道哉。蓋一時戲笑之言，余猶及記之。陳氏兄弟曰：子於先子，可
 謂曰篤不忘，試為記之，以補其缺，以正其謠。如何。衡門人尤寵者
 也。固宜書之。書畢，喟然嘆曰：夫以一山房之名，而字讀失真，傳寫
 彌亂，雅俗相懸，去而千里。況于板先生之書，其深鴻淵，豈烏能彈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其蘊而測其際乎。余嘗疑先生之微言秘緒，猶有及門不得而聞
 簡牘不得而載者。以此先生往矣。山房故在，後世常有指其園而
 拜。若今廣川之下，惟處者惜也。衡不及先生亡恙時，問業其中，看
 山飲酒，攬為先生賦之。

梁氏書莊記

明 梁 寅

余山巖之士，少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益久，窺道頗的，則又因多	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耻沒世而無聞，亦往往	藉是今朝之初，共承明詔，陪諸紳議禮制，獲觀太常所藏書，迨	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為，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	程朱易，以其釋經意味，乃融會二家，合以為一，謂之易參義於讀	春秋也，病傳之言，異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唯論事之得失，謂	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畧。
--------------------------------	-------------------------------	------------------------------	-------------------------------	-------------------------------	--------------------------------	-------------------------------

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唯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
 禮於周官也芟剔其註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
 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
 要凡羣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閱時俗之失則
 縱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毫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覽
 閱謂之史畧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或
 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
 曰家之恒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
 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為公卿為百僚為
 將帥為守宰又其下為胥吏皂隸為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
 其心與力以為衣食焉吾為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瘁非
 救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杭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
 獲杭稻菽粟而所藏唯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又足以應上之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而不立產業所藏
 唯書乃所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為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
 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
 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緣不及者天也為子
 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梁寅記

雲峰別墅記

明 羅倫

遊臨汝而上行者千里山水名天下最善者三焉在臨汝蘇山最
 善浮屠氏之宮也在行郡王城最善親王之所遺也在廣昌雲峰
 最善古今莫能知太守饒公東鑑始主而居之湖西羅倫過而顧
 焉樂而不能去其右則吳王芮之軍峰也其左則鎮縣之金嶂也
 其前則壺公之紫霄也其後則南巖雲霽也尊者如帝卑者如臣
 此者如友橫者如屏卓者如筆簇者如臺殿甌者如城屋浦者如

波濤。駢者如馬。翼者如鷲。踞者如獅。象踣者如虎。豹。蛇。蛟。者如龍。蛇繪如削。如鑄。如琢。如神。施鬼設不可名狀。雲霞往來。變態翕忽。合而名之曰雲峰焉。好水中注。迤邐迴抱。如不欲去。名之為雲溪。之東。兩澗夾流。為雲澗。支隴旁峙。翼澗而出。乘雲溪而止。為雲岡。雲澗中。奪平田沃壤。可六七百畝。巖地成池。形若環璧。為雲池。梁池而入。池上為雲門。門內通渠。泉聲琤然。嘉木異石。雜置左右。為雲渠。有堂翼然。臨於渠上。為雲輝之堂。合雲峰山水之輝也。堂後為萬樂。萬形宇宙之內。而樂於此也。為安梅祠。顯而居梅。非安不能也。祀先之堂。為昭孝。繼述之善。裸薦之誠。昭其孝於祖考也。雲消日明。重門洞開。雲峰眾奇。雜陳於几席之下矣。合而名之曰雲峰別墅焉。夫雲霞成章。天之文也。山水成奇。地之文也。仁義成德。人之文也。以地之文。合天之文。雲峰山水之奇也。以人之文。合天地之文。然後可以主雲峰山水之奇也。於戲。有常者山也。

稿紙

無常者人也。有常主乎無常。主乎常。斯文而兄。若尼邱之常主乎孔雲谷之常主乎朱是己。主人曰善。吾今而後。知無常之為有常也。於是乎書。

新立支移倉記

宋許介

袁負山為郡。水分東西流。一自萍鄉之盧溪。逾醴陵。以西至於湘江。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而下。並山以東。至于清江。而水於此乎發源。渟蓄不厚。值霜勁。木脫。舟輒膠。不進。故歲運稻梁入於大江。所謂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以貯所隸三縣聽從便裝發。官吏隸事於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欲。吾哀民越境輸賦。盤運甚苦。公私告病。殆不能堪。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距袁不百里。宜可從此亡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時至而網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為。而分宜獨不可為。歟。于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今七年於此矣。自七年觀之。可以更千

百歲而不易，惟是遷徙之初，倉廩未備，寄寓於縣之僧舍，隘不足于容弱，不足以負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盈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網者，空其廩而後領，又學佛者，林馬以處，火禁不克修，地勢注下，卒有水變，不可禦步口，磧石差差，舟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艤之深流，運小艇十數往返而取足焉。今太守周公刺袁之明年，境內既安，開闢視聽，寄廩之弊，吏則有請，公曰：盍求可以垂不朽者。址焉五月，水大至，浮圖寄廩壞，吏持益力，公益信不疑。七月鳩工，中建廳事，列廩東西序，廩悉焚，地而被以木，外輔以長幹，周以塹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繚以虛廊，以待風雨，兩廊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甃焉。凡建置之數，為廳為廩，為廊為門，為隸舍之屬，合五十有七間，其累土為墉，廣袤千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五百章，竹三萬箇，糜金錢百六十萬。十月，通判黃公來視賦事，民輸入亡留難，朝至夕歸，舳舻相摩。

江西通志卷之八 稿紙

輒泊岸下，皆相與鼓舞而謠曰：官不我病，于今七年，病而不病，孰使之然，莫仁匪基，莫勇匪決，彼囂以囂，私是巢穴，侯有明命於水之陽，咨爾顯蒙，視此濫觴，侯有贏資，其原其儉，爾食爾力，而不我斂，于乘其阜，于俯其淵，侯舉自公，异我便安，允也侯德，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勿壞，介方職是邦，實董役事，親見百姓德公，施道公美，次第如此，天下之事，惟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足以傳不朽，于是乎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宋朱熹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為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

得條上其說孝宗皇帝幸不以爲不可即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
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情不恭不能奉承
以布於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
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
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
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
私穀四千斛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滋事有堂燕息有齋前
引兩廊對列六庖外爲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
而加詳密焉即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
變亂之虞或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
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隣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
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
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稿紙

則已非復吾子孫矣蓋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
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嘆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
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
不忍拒也乃爲之書其本末既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
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爲而不
肯爲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
窮也

社倉記

宋

劉辰翁

吳翁先生無位而一食三歎無食而急人朝饑他日懷編書示予
獨欣然有飽色曰此渝邑西溪劉氏社倉約也人人有此心亦人
人能之而不爲蓋吾與子之所共愧也彼將祈予記其倉予欲傳
其約於鄉自是常慨然爲來客誦之未及記而先生卒其邑彭君

幼遠來廬陵，委先生諾，責於予。予潛然受之，曰：此先生志也。前年
吾鄉旱，既甚，大家逆勸，分閉餘粟。冬春無所得糴，鄉人之攜持叩
關者，累累不能歸。則徘徊浮橋間。中江赴焉，市而奪餅餌，盤殮以
飽者，起責之金。則舍哺而走橋，亦中江赴焉，領橋者告予曰：每夜
夫婦相泣，既而水聲如投石者，不絕。及旦，乃已。殆不可數也。彼特
中人無策，羞見閭巷，故出此。而官以道殣告者，一朝而百餘，不與
也。於時，吳翁流涕解衣易米，更相為粥，以食餓者。其後，上捐義倉，
和糴數萬石，深山長谷，幸忍須臾，食新矣。暨鄉都轉致強者，訖沒
偽占弱者，擇輕受少，獨區區藉虛聲，出藏粟耳。此無他，無社倉之
故也。使廬陵所在有社倉者，何待後時，輾轉望施天上，政術不存，
倉猝補救，雖仁心仁聞，無益。今世嘗無能為者，必曰：士亦妄自
菲薄，如西溪劉氏，才二三十人，人貸穀二三十石，或百石，二百石
止。既得千七百餘石，貸之三歲，歲收息視鄉人，殺其一，再歲殺其

稿紙

二、三歲，則穀本可償矣。息自為本矣。穀則君穀而鄉人舉子者，當
能言矣。又三歲十歲，以至於無窮。子子孫孫，與是倉終始，而穀亦
不可勝食矣。此社倉法也。夫數石之穀，節於口腹，豈人所不能哉？
士皆若此，何事不可為？渝西無富家，劉固士族，僅足爾。聞社倉者，
不暇自量，沛然各修其可願。而里中窮士如彭君者，又為之奔走，
後先控極為助，亦甚盛心矣。人以善小不足為，孰知斗升之水，有
大於西江者哉？嗟乎！人命亦大矣。向之死者，非盡鰥寡孤獨也。自
鳥獸之羣，猶知愛其死，聞其鳴悲者，猶為之傷心焉。況同類並生
之民，父母妻子臨流，忍訣則亦見斯人之無足告耳。其不大可哀
與？西溪有社倉，西溪之人未病也。極道亦貴豫耳。或曰：劉族固多
賢君子，倉不修且敝，來者未可知。安知劉氏之子孫不德色於指
廩乎？其又有能扶植而廣充之者乎？予曰：噫，過矣。天地能生而不
能使其無饑，父母能生而不能使其無困。於天地父母之不能而

能之者是倉也。壺飡二士，人報也。孝子慈孫，天報也。吾見西溪之門，駟馬高蓋，鐘鳴鼎食，潤及九里，則有之矣。世俗之所慮，信天道者，所不慮也。是倉名堂曰集義，翼以兩廊六倉，其積可萬石，為是倉者，奉新監酒劉夢麟少游甫，而少游曰：非我也，伊吾族之力。彭君名程，其父子屢貢其鄉，亦佳士云。

洋鄉縣西社倉記

宋 鍾 詠

淳熙戊申歲大侵，金華潘公友文尉洋鄉，講行荒政，先是有司往往第民產高下，咸俾出粟分日賑乏，民或有田而無積者，固不容以寬免，其或無田而積反厚，或力可置之遠方，則又憚官有定價，歲為常額，而不敢出其所有，公于是盡革前弊，乞糴勸分，專以誠信感動，從者翕然，邑賴以濟，訖事，公猶以嗣歲為憂，載念朝廷頃嘗頒浙東常平使者崇安社倉法于四方，而往者侍郎孫公達吉宰是邑，又嘗斥俸餘立兩倉於邑之西鄉，成式具存，即是而增益

八九 稿紙

之為經久計，宜莫良于此，值括蒼趙公汝謙行常平事，下其法于郡縣，委公勸率是邑，公雅志在此，孜孜開諭，曾不踰月，民樂于應命，自郭至鄉，凡為倉者九，且願輸已之積，無勤有司，集于己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儲主事者之家，儲益多隘，弗克勝始合議，初屋于縣之西關，為堂六楹，外為都門，兩廡列為六度，繚以垣牆，翼以守者之舍，費錢五十萬，有奇，輟息米為之，凡倉之斂散皆主于邑之士，而官不與焉，其有頑戾，弗輸，則官為督趣，且常致其主，張維持之意，俾勿怠，總其事者，詠與彭君公修，厚其儲力，其事者，則柳君廷傑，宗顯佐之，既落成，因記其顛末，如此，將藉是以請于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來者。

洋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予，一日致其鄉人士之意，欲予為之記

其社倉之役，及叩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記，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修，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密如此，予固

嘉其敏于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導予以觀于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七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予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予言為矣。即謝去不敢為而諸生至今猶有望于予也。矧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于學之有記而復何待于予言哉。況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于時勢而不可常者。故若予之衰謝淪落徒足為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請之。若是其勤也。為語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題其卷尾以授之。且以併謝庠序諸君幸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乙酉春分晦庵病叟朱熹書。

吉安路惠民藥局記

元 馮翼翁

聖人之於天下有博施濟眾之仁則有博施濟眾之政。四時五節六氣之過不能使人人無病。五藥三味五穀之養不能使人人謁。謁之設博士以講其學置監師以掌其政。又憫夫貧而無告者以時給其藥餌。雖一事之仁使凡有司推而行之。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者歟。大德三年各郡置惠民藥局擇良醫立之使貧乏疾病之人不致失所。吉安郡始創局于鎮門之左。外有樓中有廳。旁有舍。修製有具。曝藏給濟有所。官給楮幣萬二千緡。歲收其贏以市藥製劑頒于所屬州縣。至正庚寅冬府推官董時儼既勤于職。既滿理冤驗醫之良者使治因病以時藥而粥之。獄以無瘼乃新藥局。獨俸以倡。暨戶出其餘則合千五百緡以市木石瓦竹。與凡粉繪之費逾月而訖工。請書其事于石。廬陵劇部非惠民病。患所以病民者。獄訟之繁也。六氣之過成于天。聖人不可忍其有病而為之。

鑿樂五刑之用成于人有司獨忘其無病而為之瘡痍歟使節之
有位者皆如董君能欽舊制恤民隱推而行之豈特惠民一事而
已哉

龍溪橋記

元 劉岳申

古之為梁者二與梁曰梁造舟為梁亦曰梁皆橋也古者出于有
司本先王為政之一事後世出于民亦有司所屬也近年捐出于
學佛之徒而有司不與其事然其取于民一也特愚者下信耳良
由王者之政熄儒者之道廢有司者其權逸于吏繼之為奸市以
漁其民往往事未集而怨已興佛之徒始乘其弊數其師之說以
誘吾民而富人大商下至小夫婁人無不甘心聽命焉有司者懼
政之不修為已累也不自責已愈益疾視其民且以詭儒曰儒者
安所辦此吁其不知為政甚矣永新去州五十里有水曰龍溪東
會永新遠于吉安西距茶陵五十里實江西湖南之要會自宋端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九一 稿紙

平甲午議眾建石橋而落落不合于今垂百年矣民之病涉未有
甚于此者也嘗宋季以官若民之力何不可為而獨難于此宋亡
五十年以官用民之力愈易于前而猶以其難違今日何也蓋嘗
疑之其時其人必有所待式克至于今而後過龍溪賀君豈偶然
哉賀君不煩有司之令不假眾人之力以其私財奉其母楊夫人
之命其子景賢景文成其志起泰定丙寅三月迄明年十月長三
百六十尺高丈八尺廣不及高二尺凡為墩者六貼石為兩岸高
與墩齊合為墩者八架以大木百圍覆以華屋百楹倚之以曲檻
履之以堅石鈔以縉針者一十五萬有奇未以石計者一千五百
有奇百里之內百里之外民不知有役而坐見此橋江西湖南官
民商旅之往來不聞有是役而坐乘此橋一橋之費不足為賀君
道一橋之功不足為賀君獨使先王之政儒者之道復見于今
而異教得爭長稱雄其間豈非百年間一偉事歟君子曰賀君有

濟川之才而無用世之志者也。使有一日民社之責，其惠利及于人人者，豈止此哉？克是心，所謂思天下之民有溺者，由己溺之可也。雖欲使人不樂道其善，得乎？夫非余言也。衆人之言也。衆求余記，故不辭。君名士貴，字性翁，最樂為善，尤輕財。嘗歲饑，捐私租數萬石與耕者，其鄉人云。

設立義倉記

明鄧之屏

予奉天子命守茲土，視蒙逾月，即循例入覲。恭遇皇上嗣大歷服，綜核吏治，凡以惠養黎元，緝甯區宇，猥蒙制諭，欲得循理之吏，宣究恩澤，惟在廣仁公明，以期於政平訟理。欽捧輪音，思惟謫陞職在牧民，敢不祗承休德，勤恤民隱，遂嚴程還郡舍。翌日詣省會聽約束，於時撫院江陰劉公色喜，延語曰：有司於民最親，即政教且無暇論，已惟積貯更為急。王政大計，莫逾於此。既而曰：古者義倉，法制詳盡可行，但在賢有司鼓舞聽民，自輸納毋煩督強，則善矣。予唯唯，因謂洪範八政，貨食為先。國朝廩人委積尤重，今生財大

道未暇講究，若復俟食廩空虛，卒有不虞，其能有濟乎？凡贖銀盡令輸穀，併檄屬邑舉行如故事，罔不奉命。惟謹。一時倉廩號稱充實，比夏大旱，露禱弗雨，壠畝盡赤，無秋。民艱於食，扶攜遠徙，思為亂。且計卒歲，市值騰湧，愈不可支。乃括帑藏三千餘金，僉義士分領，遠販量地寄貯。又示諭積穀諸戶，凡贏餘聽自報數，入官數盈者，准註某等，則旌賞仍優其家。俱請命得報，民無不嚮風。者會分藩，甫田方公，果餘杭嚴公，先後按部，詔黨里立廩。舉社長典宗，感爭先願輸者，九十餘人，計穀九千餘石。暫因空廩，舉社長典宗，更為收支條約，以俟。其興販者，亦悉連艘，集江干，不逾時，市價低平。又諭屬邑，停徵息訟，請蠲免戒追呼，禁私負，無勒取。民於是計丁口，給散有差，甚貧，領倉糧，次貧，許平價糶。販糶或領義福待秋還，備檄僚佐，宋君陳君輩，分方查核，復高安畢，令唱籌督發。日坐喧雜，塵沙中，不以涸免。要在厚下而已。凡賑過倉穀四千三百

江西通志卷之九十一 雜錄

二十餘石販穀一萬三千一百餘石貨義穀七千八百三十石瘡
 瘵者起流移者復民益安堵如故比歲有秋原支帑藏盡歸官夙
 負義穀民各出息償計入一萬一千有奇散貯民間異地邈隔恐
 歲滋久湮沒乃以修學餘資詢謀修建義倉於國儲倉之西用垂
 永久工訖士民嗚予以記輒次第其始末如此夫自古歲無常稔
 而民不告病者儲蓄多而備先具也若矯詔登粟或貽不繼之憂
 上罷稅錢或負緩圖之義惟義倉最為長便今茲庶民夙號儉樸
 一聞當路風聲率先助義毫無吝色博濟遺黎裕衍來歲信乎上
 仁下義捷於桴鼓予生叨承命名以逭民牧之責者茲或其一矣
 雖然陽城撫字甘心政拙尹鐸保障陋視繭絲尚需諸賢慎乃儉
 德悉心民事而又信守章程久而勿失則義助非蠶食之資而倉
 廩非文飾之具也敢告同事併以望之將來者倉凡二所每所七
 楹左右小房凡四所共十二楹門垣如式見貽義穀一萬一千一
 百一十五石收支之法備載條約茲不悉列

江西光緒物館

何喬新

廩	公	制	歲	三	式	布	不	布	天	理	郡	
福	煒	未	於	間	負	政	能	政	下	之	邑	江
等	以	備	此	作	版	使	容	司	版	屬	黃	西
房	廳	成	歲	門	之	莆	則	者	籍	遠	冊	布
以	事	化	命	以	意	田	別	於	每	邁	建	政
次	隘	十	幕	謹	乃	翁	藏	架	十	漢	庫	司
列	隨	八	職	啓	度	公	於	閣	年	唐	藏	黃
置	撤	年	一	閉	地	世	章	庫	輒	列	之	冊
又	而	左	員	鑿	城	資	江	江	改	聖	重	庫
作	新	布	吏	池	東	以	門	西	造	休	民	修
中	之	政	一	以	得	為	之	布	繕	義	數	造
門	前	使	人	防	故	黃	城	政	寫	生	也	記
以	為	福	卒	鬱	鑄	冊	樓	司	既	息	我	
嚴	視	清	徒	攸	錢	藏	及	所	成	戶	太	
出	事	王	二	之	庫	於	廣	統	獻	口	祖	
入	之	公	十	災	廢	宅	積	郡	於	滋	高	
凡	廳	克	人	悉	地	所	倉	縣	天	殖	皇	
為	後	復	典	統	建	非	之	既	府	亦	帝	
屋	為	右	守	郡	庫	先	別	廣	藏	非	天	
十	燕	布	然	縣	房	王	室	版	之	前	命	
有	休	政	創	所	五	拜	天	籍	後	代	以	
三	之	使	始	上	十	民	順	尤	湖	所	有	
間	堂	三	之	黃	間	數	八	多	庫	及	天	
歲	翼	山	初	冊	廳	孔	年	庫	副	舊	下	
久	室	陳	規	弄	事	子	左	庫	在	制	疆	

覽及是顧棟撓瓦落地理牆傾者築之又於堂北作樓七間以遠
 深汙前為步廊以便校閱樓南為甬道十有六丈以達於堂後凡
 用木三千七百章瓦甃黝堊鐵石之用稱是經始於弘治六年六
 月以是歲九月竣工是役也財取諸在官之羨錢役取諸負隼之
 囚徒而勞費蓋不及民既成修梁傑棟堅礮崇墉稱其為藏典籍
 之所者沈公以書屬余記之余性王者以民為天而黃冊所以紀
 民數也蕭何在漢入關之初先收圖籍傳崇在宋手自書籍躬加
 隱校古之名臣未有不致重於此者我國家紹古致治尤重版籍
 藏冊有常所造冊有常時誠以為版籍者治忽所係也今沈公與
 諸君子祇德意敬民數高檐大厦庥而藏之誠知所重矣繼自今
 稽戶口之登耗者在是攷懇田之多寡者在是難兵民驗主客以
 令徒役者又在是其有資於治道豈淺也哉夫一庫之作以不必

書然所係甚重於是乎書

永豐縣社倉記

明詹士龍

社倉之法自隋始予嘗讀胡氏賑莫要乎近民之說知其便第
 屋畧耳及讀李侯上當路條例云社倉之設其益有八官倉之穀
 有限遇荒盡發則縣無餘藏氣象蕭索且恐後荒繼之何以為備
 又恐亂從荒起愈不可支故每稍發以蘇眾口之枵饑而必多留
 以培一邑之元氣此官倉之體然也今得社穀可濟官穀之所不
 足則邑有不匱之儲而人心自壯其益一每發官穀或里長虛報
 姓名或殷戶之名冒為貧戶入饑喉者未及半也今各都有倉本
 都給穀則殷實饑貧耳目相習欺混縣官之弊必不能施之乎社
 長社副而所領皆饑民矣其益二壯者枵腹負戴不勝若孀孀在
 室老弱什途尤不踰山越澗從鄉至城爭領僮石今以都民領本
 都之穀何近何便其益三每發官穀有奸民以詭名領去者有頑
 民而強戾不遠者雖借猶獨也今閭井土居之民平日知之已審

窮者公共之穀孰肯容其通欠其四官穀止貸於荒歲不貸於平
時民間常例凡貸一石加息四五斗今止加一則倉有生息之積
民沾輕利之休可以隨時應貸其益五盜賊竊劫多從近地知門
徑也得食則饑荒可度夜警不生是富家出穀既收濟人之美名
復得衛己之大利其益六里有孝子節婦貧不聊生與夫孤兒未
婚親喪未葬里排從公呈報各行周助則可以敦古俗倡義風其
益七歲久息多可買產收租社租之所入倉息愈饒所濟愈廣垂
之不朽永無荒患其益八此蓋發明胡氏未竟之旨霍然令于載
而下知是舉為救荒碩畫也侯非悉心民隱胡燭照而數計若此
哉侯名思敬海陵人也負才雄樹蹠卓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而
上柱國文定公其王父也文定公弼嘉隆兩朝凡七稔時朝廷又
安中外禔福青箱可想而見侯繩其學經綸康濟之猷已渺瀰淡
漫於胸中而以一勺治豐胡弗潤焉先是開府四明王公檄州縣
復社倉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侯習其益良然首事第舊囤成榛
莽之墟則難在鼎新公帑鮮收糴之金則難在露積欲督之民既

江西通志卷五十五 禮部

懼其尾閭而易竭不督之民又懼其無米而難炊侯殫心研慮謀
所為公私兩當者莫若主之以義而輔之以法故議層則以義募
高賢者助而首捐祿稍一百八十金以為幟議稿則以法起科糧
不及石者蠲及石者石穀五斗而暫一科後不為例餘復籍贖錢
以廣其數文陳兩臺監司郡守得請遂下令民選然興曰傳舍者
且欽欽計我也况土著不自為計乎慮材鳩備雷動蠶起不旬日
都鄙突元皆因焉既而囊者素者任者輦者肩摩而趾錯不旬日
集穀八千三十二石有奇廩皆滿元氣充然侯蓋求寧觀成矣惟
是科之說似創然社倉肇隋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
石以下貧富為差唐倣其制韓仲良奏王公以下懸田畝納二升
永徽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則先民業有成憲特以久
弛成湮耳自非有侯之學庸有侯之識則信學識之關於治者大
也訖今見者靡不頌經國訂謨古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
成天下晏如則侯之謂矣昔朱晦菴先生以常平米六百石賑貸

嗣息米三千一百以飲一鄉今侯時以八千餘計後息何量社解
六十二所鱗比雲聯尤為軼越前代惟異日者念侯經始之艱踵
故而勿墜師侯宏遠之意細繹而愈申則八益世在豐矣雖然天
留流行何國蔑有此舉即行之天下可也行之萬世可也夫合天
下萬世而舉行則侯德且旁魄無隄區區一豐云乎哉是役也徐
刺史學伊鄭鴻臚鍾奇樂助皆先其曹鳴蓋好義者也役竣民因
與謀岷山一片志侯績兩君遂憇憇而王之成屬予敬諾蓋匪直
志侯且以告天下萬世之有救荒責者若夫權倉之分合酌粟之
裒益慎覽齋更游徵皆良策詳在侯記中不具載

節備倉記

甯 斐 評 度

歲有豐儉宜節豐以備儉故積貯尚矣粵稽同禮道八委播以
藉玩春孤老特凶荒各隨其地無所不宜旅師聚野粟用以施惠
敬利春頌秋歛倉人掌粟有餘則藏之待凶而頒之且荒政十有

江西卷 物 備 稿 紙

一、首重敬利凡為積貯計者至周且備後世如漢之常平隋之義
倉宋之廣惠明之預備雖各有不同講求積貯大畧相倣然而與
一、利即有一弊奉法之人不能體立法之心則法有所窮如常平
增雜減糶初非不喜而其後豪右因緣為奸我倉雖為義舉而于
正供外復令出粟未充抑勒不順廣惠本絕戶四產券耕收租以
給會因然有田產在官言利者遂得請焉適使青高之費預備始
捐內帑後益哺餒豈更藉以獎罰遂成外府故為積貯之計必先
去此數大弊此其故甚難言之惟米于社倉法良意美庶乎可行
然時勢各殊風土較異不得不就其道規更為變通今我皇上勤
求民隱諭旨頻頒勸農桑通商運裁留以備乏減糶以賑窮凡所
以如惠蒼黎者靡不備舉而于社倉一事天語殷殷尤加委婉既
善其舉行又戒其急迫惟恐行之不善致滋煩擾因祀制宜循從

民使所以重積貯而國為金者，至矣極矣。其可不仰體皇仁，悉心
 摩畫，以濟茲兆。進少慰九，更百所牙。江右有城，舊有積貯在。別倉
 久廢，深求之，城而百步，於進賢門內，僅得遺址一區。因與同事者
 謀為新之，既成矣，乃相與謀所以捐輸效散之法，亦指而名之。夫
 是君之設，不過節豐歲之有餘，以備儉民之不足，即以節備名其
 倉可矣。若捐輸之數無足限，亦無相強，官于是而居于是者，各隨
 願力以助，不願與無力者聽。文一海，擇一吏專司，蓋藏報拔，以便
 分別獎勵。歲有款，量出以賑，儆貧粥老幼，貧疾不能存者，亦可藉
 以酌給。一切條列于後，不敢必煦煦于才者，果有濟也。先此奉右
 因緣賦外，抑勒與夫官營國利，曷更外府數大弊而已。且願曰節
 備，時同為節，有以備不時，略即社倉之意，而其法迥別也。社倉借
 貸丁常平倉，故須償本加息。此本加息，亦不償本。社倉鄉人自行，
 此酒惟一社直，此操階官，鄉人不得擅奪。中成及此者，恐有不肖
 借社倉之名，以遂擾累。正聖諭所以慮之深防之密者也。避此者
 幸願為思義，毋生他弊。庶可以垂久不廢矣。是役也，始始于雍正
 二年甲辰之秋，不逾月而告成。神廚五楹，倉房六十四楹，門外照
 牆一道，東西各三楹，以居守役。規模宏敞，可貯十萬，亦喜界以不
 可以不書。

九江關建設倉儲記

清劉一均

古無常豐之歲也，而其民不至于重困，則所以籌之者詳且盡耳。
 有籌之于當事者，有籌之于事先者，籌之于當事，僅可以全活吾
 民，籌之于事先，則所以安飽吾民也。國家于所在州邑，設立倉廩，
 儲穀其中，澆其蓋藏，時其燥濕，責專于守令，而督察以大僚自嚴。
 內以及遠方，所積無不滿山溢海，過數則平價糶之，數甚則計
 口調之，將賈不能操其贏，貧人得以得其惠，蓋此常平義倉之道。

正印通志卷之四十一 雜錄

